

戰時小叢刊之十七

戰時戲劇選

歐陽予倩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102123

28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戰時小叢刊之十七

戰
時
戲
劇
選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蘆溝橋之戰	陳白塵	一
我們要反攻	夏衍	三二
羅店血戰	沈西苓	三六
我們打衝鋒	尤兢	六四
以身許國	尤兢	七一
再上前線	凌鶴	七六
最初的一課	孫瑜	七八
救國公債聯彈	歐陽予倩	八四

蘆溝橋之戰

——三幕劇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傍晚。

地方：蘆溝橋附近一村莊。

人物：二姑娘：農家女。十八九歲。

毛姑娘：十四五歲。二姑娘的鄰居。

李貴：二十多歲。二姑娘的哥哥。

二姑娘的媽：五十多歲。

周老爹：毛姑娘的爸爸。五六十歲。

潘振洲：二十九軍的士兵。

劉玉標：二十九軍的士兵。

日本兵一。

陳白塵

佈景：

日本兵二。

日本兵三。

日本兵四。

日本兵五。

永定河邊，茅屋數椽，門前一片廣漠，屋旁幾株垂楊。旁邊是個水塘，夕陽餘輝，照得到處作金黃色。



(二姑娘和隔壁毛姑娘倚在一株樹腳下乘涼。搖着芭蕉，哼着小調兒。)

二姑娘：(唱孟姜女調)六月裏來荷花紅，日本鬼子進兵到關東，殺人放火不計數，血流

成渠逼地紅……

毛姑娘：（跟着調子哼。）二姑娘，你說，日本

鬼子在關東殺人，會不會也來殺我們呀？

二姑娘：你聽呀！（繼續唱。）七月裏來是七巧，

日本鬼子開到蘆溝橋，演習打靶沒休息，黃

豆高粱盡糟糕……

毛姑娘：蘆溝橋就是（指）那個大石橋嗎？

二姑娘：（點頭。）八月裏來是中秋……

毛姑娘：噢，二姑娘，什麼叫演習打靶呀？

二姑娘：傻子！日本鬼子天天打靶，你沒聽見

嗎？——那就叫演習就叫打靶！

毛姑娘：（想。）打靶是假打仗，是吧？

二姑娘：八月裏來……（恐嚇她。）哼！你看是

假的？北平來的學生說，終有一天會真的打

起來的！

毛姑娘：（恐怖地。）那不又跟關東一樣要殺

人放火了嗎？——哎呀……

二姑娘：你怕嗎？

毛姑娘：（稍停。）你不怕嗎？

二姑娘：我呀，（拾起地上樹枝作瞄射狀。）我

會放槍！日本鬼子沒有三頭六臂，怕什麼！

毛姑娘：（畏縮地。）日本兵的樣子真兇！一雙

賊眼，跟會咬人的大黃狗一樣，看了就害怕！

（遠處狗叫。）

二姑娘：不中用的傢伙！（唱。）八月裏來是中

秋，老百姓一心要報仇。若想天下再太平，齊

心殺盡鬼子頭……

毛姑娘：你真敢殺鬼子頭呀？

二姑娘：（氣憤地。）你看我不敢！（舉手作砍

狀。）欸！（左邊有人笑起來。）哈哈……（）

潘振洲：（聲音）好……

（二姑娘和毛姑娘大吃一驚，向左看了一眼，急背過臉去——不理他們。）

（潘振洲和劉玉標從左邊上。他們都着軍裝，但沒帶武器。每人手裏拿根柳樹枝，在耍着。接下去唱起來，但那調子裏還夾着老兵唱軍歌的味兒。從場子上緩步通過。）

潘振洲：（唱。）九月裏來菊花黃，二十九軍開

兵到前方。不要名來不要利，只要日本鬼子見國王……（走近二姑娘。）小姑娘，唱呀！

（二姑娘跟毛姑娘頭頂一扯，還是不理他。）

潘振洲：喂，你不是要殺鬼子頭嗎？

二姑娘：（拖了毛姑娘轉身就走。）誰跟你講話的？

劉玉標：（拖潘振洲。）媽的，走罷！

潘振洲：（追二姑娘。）你不跟我講話——我偏跟你講話！

二姑娘：（站下來，插腰向潘。）你要幹嗎？你再這樣胡說八道，看我去報告你的團長！

潘振洲：（指鼻子。）你「報告」我好，怕你是小舅子！

劉玉標：（拖潘走。）媽的！你想鬧什麼禍！

毛姑娘：（恐怖地拖二姑娘回家去。）別睬他，走罷！

二姑娘：（吐唾沫。）啐！滾你的罷！（轉身進去，關上了門。）

潘振洲：呸！（舉起拳頭，對着關上的門。）媽的！

我，我……我揍你！

劉玉標：（掌他一拳。）你幹嗎嚷？

潘振洲：（氣憤地。）你管我幹嗎！

劉玉標：他媽的你想犯軍紀嗎？

潘振洲：放你的狗臭屁！——誰犯軍紀？

劉玉標：那你跟人家小姑娘搞什麼蛋！

潘振洲：（認真）你別敗壞我們二十九軍名譽！

劉玉標：（斜他一眼）我只曉得你調戲人家小姑娘！

潘振洲：（大怒）放屁！

劉玉標：好，你賴了罷！

潘振洲：（被激得暴跳）我揍你個丈人！我，我，我要存心調戲她，我不是人養的……叫我

劉玉標：（指腦袋）吃他媽的開花彈子！

潘振洲：（反笑了）那等嗎偏要跟人家講話呢？

劉玉標：（急）這，這，講話算什麼，我碰也沒碰

潘振洲：（急）這，這，講話算什麼，我碰也沒碰

劉玉標：（急）這，這，講話算什麼，我碰也沒碰

潘振洲：（急）這，這，講話算什麼，我碰也沒碰

他！

劉玉標：好了好了！「棉花店失火」——不說！

完了罷！

潘振洲：不說，不說……呼，你也別假正經，「刷

鍋把戴帽子——充人」哩！——喂，我問

你，你那末體面的小姑娘，你看了喜不喜歡？

劉玉標：（迴避）你問我幹嗎？

潘振洲：（追問）你到底喜不喜歡？

劉玉標：喜歡——他媽的人家小姑娘會看上

你這樣當大兵的——別做夢了，走罷，人

家大門都關上了，別在這兒丟人啦！

潘振洲：（呸）她關她的——我只問你你到底！

（呸！）

（呸！）

劉玉標：（急）日本鬼子又演習了，走快點歸

隊！

(二人跑步下。)

(毛姑娘從門裏探出頭來然後走出門，再向內招呼。)

毛姑娘：走了。

(二姑娘出。)

毛姑娘：二姑娘，那傢伙怎麼專喜歡逗你講話？

二姑娘：討厭透了！

(機關槍聲步槍聲齊起。)

毛姑娘：(急掩耳朵。)哎呀！

二姑娘：(忿然地聽着。繼拉下毛姑娘的手。)

塞住耳朵就算了麼？

毛姑娘：我怕……

二姑娘：(坐在牆根下。)怕也沒有用！你得壯

壯胆子！

(沉思。……)

(槍聲不斷。)

二姑娘：(歎息。)莊稼又完嚟！(悠然唱起。)

……演習打靶沒休息，黃豆高粱盡精糕！……

毛姑娘：嘿，二姑娘，莊稼都完了，我們吃什麼呢？

二姑娘：(沉默不答。)……

(槍聲緊密。)

(二姑娘的媽和二姑娘的哥哥李貴推門

出來，張望。)

李貴：媽的，又打靶了！

二姑娘的媽：挨殺的雷打火燒的日本鬼子呀！

這這這一來，莊稼還還有嗎？

(他倆向屋後張望着走去。隔壁的周老爹

——毛姑娘的爸也衝出來。)

周老爹：唉，怎麼又來啦？打野操！打野操！打到哪

一年呢？

（也向屋後走去。）

毛姑娘：爸爸，你別去！

二姑娘：媽，您也就歇在家裏吧！

周老爹：別管我，你好好在家看門，我看看就來。

媽：哼，歇在家裏有什麼用？莊稼都完啦！……

二姑娘：媽，您去看又看出什麼來？

媽：你別管我，你別管我！

李貴：（眺望）操他祖宗八代！坦克車又開到

田裏去了！

（向屋後跑去。）你們都在家，讓我去看看！

二姑娘：媽……

毛姑娘：爸爸……

（李貴周老爹，二姑娘的媽都去了。）

（天光漸暗。）

（二姑娘又坐下來，聽着槍聲。）

毛姑娘：（茫然地問着）怎麼了呢？

二姑娘：（憤憤地）怎麼了？——打把鬼子趕

掉！

毛姑娘：誰跟他們打呢？

二姑娘：橋頭上駐的，不是我們中國兵麼？

毛姑娘：（想）剛才那兩個大兵，就是的嗎？

二姑娘：唔。

毛姑娘：他能替我們打鬼子嗎？

二姑娘：唔。

毛姑娘：那，他們不都是好人麼？

二姑娘：（略一遲疑。）唔。

毛姑娘：（奇怪）那你剛才怎麼不睬他們呢？

二姑娘：別胡扯！

毛姑娘：怎麼胡扯——你還罵他哩！

二姑娘：那，那……

（狗叫。）

毛姑娘：（抬頭）看——那個人又來了！

二姑娘：（望，警告她）當心——你別吵，那來

的不是中國兵，是個日本鬼子！

毛姑娘：（恐怖）哎呀！日本鬼子！我們進去罷！

二姑娘：別怕！我們不理他就是了——坐下來，

你別看他！

（二人背着身坐下。）

（日本兵一上——歪戴着鋼盔，袖子捲得

高高的，拖着一枝步槍，探頭探腦地走上

來。）

日本兵一：（見她們像貓見魚似的溜過去。）

嘿！（毛姑娘更接近二姑娘一點。）

日本兵一：（繞到她們面前，貪婪地看着她們。）

漂——亮——亮——亮——

二姑娘：（怒目而視。）……

毛姑娘：（緊靠着二姑娘。）走……走罷！

日本兵一：（嘻皮涎臉地。）走……不要走！

……支那姑娘……歡喜你，我。（打算拉二姑

娘。）

二姑娘：（掙脫手，怒喝。）滾開！

毛姑娘：（躲在二姑娘身後。）走罷！

日本兵一：（強暴地攔住二姑娘的手臂。）不

要！歡喜你（猥褻地。）我跟你（撮嘴作

響）……

二姑娘：（拚命地打他。）滾開！滾開！

毛姑娘：（驚叫。）爸爸……爸爸……李大呀！

日本兵一：（抓住她的雙手。）嘿！你打你打！

毛姑娘：

(向屋後跑去。)李大哥！李大哥！快來

呀……爸爸！快來呀！(下。)

二姑娘：

(用腳踢他，無效。便用勁向他手臂咬

了一口。)

日本兵：

(護疼鬆手。)[「八個鴉魯」]

二姑娘：

(乘機逃脫。向屋內奔去。)

日本兵：

(追去。)你跑！你跑！……

(二姑娘抵住門，日本兵一使勁撞門。相持約一分鐘之久，日本兵終於衝進門去。)

(雙方撲打聲。)

(遠處吹歸隊號。)

二姑娘：(聲音。)

媽……

(李貴和毛姑娘奔上。周老爹和二姑娘的媽稍後繼上。)

李貴：

在哪兒？(直撲進大門。)

打死他王八蛋！

(日本兵一和李貴旋即扭打着出來。二姑娘用抵門槓在後追打着。)

周老爹：

打死這狗東西！

媽：

雷打火燒的畜生！打死了罷！

(衆人圍攻着。)

(歸隊號更急。)

(日本兵一急掙脫重圍，意圖逃走。李貴不捨。日本兵急拔手槍向李射擊。李躲讓，日本

兵一乘機逃去。但頭上鋼盔落下。)

(李貴正擬追去。)

毛姑娘：

(指另一方驚叫。)

哎呀！鬼子又來了！

(衆回顧。日本兵二、三、四、五等上。衆驚退。)

(日本兵都端着有刺刀的步槍向衆人逼來。)

日本兵二：此地，我們的人有？

（衆人默然不答。）

日本兵三：我們的人，看見有？

日本兵四：我們，少一個人，知道不？

李貴：（昂然。）我不知道！

日本兵五：（向每人察看一番。）哼！（然後一

眼看到鋼盔，急抓起。）什麼（指盔。）他呢？

什麼地方，在？

日本兵等：（齊舉槍向衆人逼近。）人呢？——

說！

李貴：不知道！

周老爹：我不曉得……

媽：雷打——我沒看見。

毛姑娘：我也沒……

二姑娘：（挺着胸脯，搖頭。）……

日本兵五：好！——不說？（向其餘日兵。）放火，燒！

（日兵四人分執周老爹，二姑娘的媽和李貴等。李貴掙扎反抗，兩個日兵共同來縛住他。）

（二姑娘乘隙引毛姑娘向屋後溜去。）

（三人被縛定後，日兵又用槍托敲李貴等膝蓋，令跪下。）

李貴：（反抗。）我不跪！

日本兵五：（用槍打他的腿灣。）跪！

李貴：（倒地慘叫。）啊……

（日本兵二舉槍指着三人。其餘日兵跑進屋裏去放火。）

日本兵二：（喝。）不准動！——動，打死你！（屋後火起，煙焰彌天。）

周老爹：（驚叫）哎呀呀……火！
媽：（慘呼）天啦……

（他倆都倒身痛哭。）

李貴：（挺身跪着，眼望着日兵的槍，快要冒出

火來。）哼……好……

（火焰上沖，哭聲震天。）（幕落）

第二幕

時間：緊接第一幕。天已黑，新月初上。

地點：蘆溝橋頭。

人物：中國兵一——二十九軍士兵。

中國兵二——全上。

中國兵三——全上。

排長——屬於吉星文團守蘆溝橋的

某排排長。三十多歲。

吉星文——三十多歲。三十七師某團

團長。宛平及蘆溝橋駐軍之最高

領袖。

潘振洲。

劉玉標。

李貴。

二姑娘。

毛姑娘。

日本兵一。

日本兵二。

日本兵三等十三人。

中國兵若干人。

佈景：蘆溝橋和永定河交叉在舞台右後方。

橋頭上堆起沙袋等防禦工事。河邊垂柳，掩

映着一彎新月。玉石欄杆的蘆溝橋壓藏在

沙袋後面，黑暗中看去，彷彿一條長龍。

（中國兵一及二抱着槍在沙袋下蹲着。中國兵三扛槍來回走趟子，向沙袋前眺望。）

（台上沉寂如死。）

（中國兵一、二低聲地開始了談話。）

中國兵一：怎麼着？——排長是領咱們來乘涼的？

中國兵二：你噤咕什麼？

中國兵一：我說，排長該是看咱們在營房裏悶得發臭，叫到蘆溝橋上乘涼來了。

中國兵二：哼，你媽的好自在，讓你乘涼哩！

中國兵一：他媽的，不是乘涼，你說幹嗎呀？

中國兵二：誰跟你「趕馬」、「趕驢」的？——

推沙袋，放步哨，你說做什麼？

中國兵一：（冷笑。）哼，推沙袋那還不是「雙

子的耳朵」——擺設！堆起來玩玩，裝個面子就完了，還會真的打？

中國兵二：（氣。）你媽的說話像放屁！——要

打仗還會是假的？——那排長幹嗎帶我們跑到橋頭上來？

中國兵一：跑到橋頭上來有個屁用！——要打

得打到關外去！——哼，老子這份糧不想吃，嘍！一聲有路，老子到關外當義勇軍去嚕？

中國兵二：媽的，別儘在嘴裏嚷，你要去去你的，誰扣住你的腿啦？

中國兵一：誰能扣我的腿？——再不打，老子不

走，不是他媽人裝的！

中國兵二：哼，那你就甭走啦！

中國兵一：他媽的你「保險」打？

中國兵二：你又敢「保險」不打？

中國兵一：打——要打早打了！臺台的事情忘了嗎？讓咱們弟兄做龜孫子，都不讓打，還說

個屁！——咱們宋委員長在樂陵打馬將哩！要會跟鬼子動一動手，我腦袋瓜子輪給你！

中國兵二：好！（吐唾沫。）一句話這一回要不打，我也把腦袋瓜子輪給你！

中國兵一：（吐唾沫。）一言為定！

中國兵三：媽的！腦袋瓜子沒處發啦！——盡

講他奶奶空話！管他們打不打，打得打，不打也得打！槍桿子在老子手裏，不讓打，老子

自己兒打！

中國兵二：照哇！這才是人說的話！

中國兵一：（憤怒向二）人說的話？——媽的

我（指鼻子）不是人？我說過我不打的？！

——他媽的上頭不讓你打，有個屁用？

中國兵三：上頭不讓打，也是真的。——可是上

頭也有個分別：獨師長跟秦市長不都要打麼？就是咱們宋委員長也不見得就是舜種。

——還不是那班長龜王八漢！好逼的？再說我們的吉團長，誰相信他不打？

（橋的那頭火光冲天，遠處人聲鼎沸，中間夾有槍聲。）

中國兵三：（驚叫。）哎呀！火！

（衆人就顧沉寂。）

中國兵一：失火嗎？

中國兵二：還有槍聲！

中國兵三：一定是他媽鬼子幹的！

（潘振洲和劉玉棟沿着沙袋奔上。）

劉玉棟：（慌張地。）怎麼怎麼？

潘振洲：（憤怒。）一定是日本鬼子在殺人放

火！

中國兵一：媽的，聽他燒麼？

潘振洲：聽他燒？——咱們一排人開上去！

衆人：對衝過去！

沙袋左右看不見的人：衝過去！

（排長奔上。）

（衆人敬禮。）

潘振洲：報告排長——日本鬼子已經在前邊

村子裏放火，咱們該衝過去！

排長：（嚴肅地。）弟兄們安靜點！——現在還

有更緊要的消息：城裏吉團長來電話，日本兵營裏說丟了一個士兵，硬要進城去搜查。

潘振洲：他媽的，又丟了人了！——鬼話！

中國兵二：要進宛平城搜查！

排長：是的，他們要進宛平城搜查。可是宛平縣

城是我們中國的土，我們不能讓他進城！

潘振洲：進城？——別做夢！他想過這座盧溝橋，

先得跟我來拚個你死我活！

排長：對盧溝橋是北平的咽喉，也是宛平城的

門戶。要保守宛平城，先得保守盧溝橋！——

團長的命令就叫我們堅守盧溝橋，不得後

退！

中國兵三：排長！甭說了，咱們弟兄誰會後退也

不算中國人了！

排長：可是弟兄們，團長還有命令，現在已經向

宋委員長請示去了，在沒有回電之前，我們

對於日本軍隊的通過，不許作戰事行動，只

能「和平阻止」！

中國兵一：排長，什麼叫「和平阻止」？

排長：「和平阻止」……「和平阻止」是……

……是不許他們通過，可也不許向他們放槍！

潘振洲：不許放槍？

中國兵三：不放槍怎麼阻止呢？

劉玉標：這真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行麼？他要進城，就得……

中國兵二：……（接）打死他們！

排長：（嚴峻地。）弟兄們！命令就得服從！——

這是軍人的天職！

中國兵三：但是排長，……

排長：不服從命令，得受處罰！

潘振洲：處罰算什麼？——丟了口糧，八塊半，掉

了腦袋，碗大個疤！

排長：你打算不服從命令麼？

潘振洲：也得看什麼命令。不抵抗的命令，咱們

不服從！

衆人：對！

排長：（更嚴厲。）誰說不抵抗？別人可以，我們

的吉團長會不抵抗嗎？（頓。）吉團長有吉

團長的苦衷，他要保守國土。他也要服從命

令。（頓。）弟兄們！誰相信吉團長不抵抗的，

說。

（沉默。）

排長：（溫和地。）弟兄們，我不會做賣國賊，我

不會做漢奸，你們該會相信。——那你們

該相信吉團長！此刻，大家安心地保守着蘆

溝橋，不許退後一步。團長自然有辦法。（頓。）

聽見沒有？

衆人：聽見了。

排長：（巡視一下沙袋，走到樹下，又察看一下電話機，然後轉身下。）

衆人：（互相看一眼，默然。）

潘振洲：（突然想起。）哎呀，日本鬼子在前邊村子裏放火，怎麼又忘了？我們該快點去救呀！（追去。）——排長！排長！（下。）

（衆人回顧，火焰猛烈，呼號震天。）

中國兵三：（突然瞞槍，吆喝。）站住！——口令！

女人的聲音：我們是老百姓。

中國兵三：幹什麼？我們的房子都給日本兵燒了！

中國兵一：快走過來！

（二姑娘拖住毛姑娘，氣喘着從沙袋後面
上。）

劉玉標：（注視。）哎呀——怎麼啦？

毛姑娘：（氣喘着倒坐在沙袋旁。）哎呀……

二姑娘：（氣急地。）老鄉，請你們快……快……

去救救我們……日本兵把我們的家都燒了，人都捆起來，就要殺掉了……請快點去救，遲了就沒命啦！

劉玉標：有多少人？

二姑娘：先來一個人，跟我……跟我胡鬧，給打跑了。又來了四五個，跟我們要人，沒有，就放火殺人了……這會兒各村各莊都來了日

本兵，也不知道有多少……

中國兵三：（舉起槍。）好，咱們就去

衆人：（亂叫。）走走……排長呢？……全排出

發！
（紛亂中排長和潘振洲上。）

排長：什麼事？

劉玉標：好，排長來了。——去報告排長。

潘振洲：（驚異地看著二姑娘，走到排長的面前）

怎麼……

劉玉標：（用膀子搗他示意。）……

二姑娘：（沒有看清，當潘是排長。）排長……

潘振洲：（氣虎虎地掉轉臉去。）我不是排長

二姑娘：（看清楚是他，退了一步。）啊……

排長：到底什麼事？

劉玉標：（見二姑娘沒聽見，代答。）日本鬼子

把他們房子都燒了，人都細起來，就要殺了。

要咱們趕快派兵去救他們

中國兵三：咱們弟兄全排出發，請排長就下令

令！

衆兵士：（除潘振洲）咱們全去！請排長下令

令！

潘振洲：（咕嚕着。）好，你們全去。——我不去！

衆兵士：什麼，你不？

中國兵三：媽的，你想當漢奸？

劉玉標：放屁！——你不去？

排長：（制止。）弟兄們！聽我說！——老百姓的

房子跟性命固然要緊，這座蘆溝橋更要緊！

我們不能放棄了蘆溝橋！

劉玉標：排長，咱們不是放棄，——咱們去救老

百姓，是打過蘆溝橋去！

排長：團長的命令，是要我們和平阻止日本兵

過橋，沒叫我們打過蘆溝橋去。

中國兵二：排長，那老百姓就聽他死了，房子離

他燒了？

排長：我們全排出發了，這蘆溝橋如果失守。怎

麼辦呢

(衆人揮槍騷動。)

劉玉標：那咱們分一半人去——一半守蘆溝

排長：

(大聲叫喊。) 兄弟們！聽我一句話——

橋，一半去救老百姓。

大家要去，也讓我報告一下團長。(跑去抓

排長：弟兄們，要知道我們這兒祇有一排人，去

電話機。)

了一半，這座橋還守得住麼？

潘振洲：到這時候還報什麼告？——排長要報

(大家沉默。)

告團長，團長也要報告旅長，旅長報告師長，

毛姑娘：(哭。) 那我的爸爸就沒命啦！……

師長再報告軍長，……什麼都完了！

二姑娘：(憤怒地。) 別哭！沒人去救我們，難道

排長：可是，我們的吉團長跟別人不同，他是有

就死定了麼？——我們自己兒得活下去！走！

辦法的，他不是不抵抗的！——大家還不相信他麼？——啊，(眺望。) 團長來了！

(拖毛姑娘起，向來路去。)

(一騎馬飛奔而至。吉星文團長上。衆敬禮。)

潘振洲：(跳起來，粗暴地吆喝住她。) 站住！——

吉星文：(向衆人環視之後，沉重而悲憤地。)

——誰說不去救你們？這是軍人的天職！——

弟兄們！日本兵要進宛平城，我已經拒絕了！

他們不去，我一個人去！我不能替二十九軍

他們……

丟人！

他們……

衆士兵：(齊聲叫。) 誰不去？——去去去……

中國兵三：(突向橋上吆喝。) 站住！——口令！

(衆緊張地沉默着)

男人的聲音：老百姓。

(二姑娘急迎去。)

(李貴上。衣衫凌亂。興奮中顯得疲乏。靜靜地站着大家。)

二姑娘：(驚呼。)

毛姑娘：(也奔過去。)

李貴：(苦痛中略帶歡欣。)

兒？

兒？

二姑娘：你怎麼逃出來的？

李貴：我咬斷繩子，睡在地上滾出來的。

二姑娘：媽媽呢？

毛姑娘：我的爸爸呢？

李貴：(昂着頭，想忍住淚。但終於低下頭。)

在火裏……燒……死了……一個村子都

完了……

(二姑娘和毛姑娘都伏在李貴身上大哭。)

毛姑娘：爸爸……

二姑娘：媽……

(衆沉默。)

(突然一聲砲響：「轟！」)

毛姑娘：(驚叫。)

(衆人震驚，但都昂然地興奮着。)

吉星文：(奮臂大呼。)

兄弟們！日本的大砲已經轟我們的宛平城了！蘆溝橋，宛平，是我們的祖國，我們守土有責，至死也不能放棄一寸土地！蘆溝橋和宛平的百姓，是我們祖國的國民，我們保衛國民，不能讓他殺害一個老百姓！如今是忍無可忍了，我們只有打！

衆人：（吼叫。）打！

（大砲：「轟！」）

（電話鈴響。）

吉星文：（接電話。）誰……唔，宋委員長……

我是吉星文……怎麼……馬上撤兵……

避免衝突……委員長，盧溝橋是華北的咽喉，軍事的重地，怎麼能退呢……委員長，盧

溝橋和宛平是中華民國的國土，我不能退……什麼？斷絕接濟……好，我偏不退！（摔

掉電話。）弟兄們……

（大砲：「轟！」）

吉星文：弟兄們！服從我的命令嗎？

衆人：服從！

吉星文：怕死嗎？

衆人：不怕！

吉星文：好，我們要打！不管他什麼接濟，不管他什麼命令！我們不替二十九軍丟人，我們要替中華民族爭光榮！我們要死守住盧溝橋，我們不願生還，但願拿盧溝橋做我們的墳墓！弟兄們！預備！但看見日本鬼子過來，開槍打（頓。）聽見嗎？

衆人：聽見！

吉星文：援軍馬上就來，但在援軍未到之前，不許退後一步！剩下一兵一卒，剩下一顆子彈，都要死守住這座盧溝橋！（轉身下。）

排長：弟兄們，聽見嗎？誰要退後一步，算不得中華民國的軍人——散開！

（衆士兵散開，伏在沙袋上。）

（大砲：「轟！」）

（機關槍不斷地射擊。）

(對面衝鋒過來，齊聲吶喊。)

排長：(舉手槍)預備——放！

中國兵三：(放槍)去你媽的！

(槍彈齊發，手榴彈不斷地擲去。衝鋒賊殺之聲不絕。)

(排長來回地指揮着。李貴焦急地找尋什麼。二姑娘將毛姑娘置在安全地方。)

李貴：老鄉，給我槍？

二姑娘：老鄉，也給我一枝槍！

排長：你們不能打，快退後去！

二姑娘：我會打！

潘振洲：(放了一槍，轉臉)滾開罷！——他媽

的你也想打仗？

李貴：我們都會打！

二姑娘：(恨恨地看潘)哼！

(槍聲不絕。李貴和二姑娘忙亂着找不着槍。)

中國兵二：(一邊開着槍向中國兵一)媽的！打了沒有？

中國兵一：(丟着手榴彈)好，打過仗再算賬！

(指)這腦袋輪給你！

中國兵二：媽的皮你打罷！

(突然中國兵二中彈倒。李貴急拾其槍。)

李貴：(伏在沙袋上)讓我來。

劉玉標：(射擊)去你個丈人！(突中一槍，倒。)

二姑娘：(急拾劉槍)好，我的！

潘振洲：(急看劉忙奪回二姑娘手中槍)放

下！

二姑娘：(生氣)怎麼？

潘振洲：(沒理她，將兩根槍放在一起，向外射

擊。……

中國兵三：（中了槍。）操你媽！（倒。）

二姑娘：（拾中國兵三槍，開始射擊。）……

中國兵一：（向中國兵二。）怎麼啦？打呀！（再看，知己死。）哎呀！（飛來一彈，亦倒。）

（未幾，排長，李貴，潘振洲都相繼中彈倒下。只剩二姑娘獨自在射擊着。）

（對過衝鋒聲大起，二姑娘拚命射擊。）

（毛姑娘也畏縮地摸過來，預備放槍。）

（突然，衝鋒聲高。日本兵一二從沙袋上跳下來。二姑娘急退步射擊。但日本兵一二已

經跳下，威逼着二姑娘。）

二姑娘：（慌亂地射擊，但不能射中。）

日本兵一：（向二）就是她——漂亮！

（日本兵一二將二姑娘和毛姑娘向後逼。

倒在地下的潘振洲接住劍口，急勉力撐起，抽出大刀，從後將日本兵一二砍倒。）

（這時日本兵十餘人不斷地衝上沙袋，潘振洲轉身撲去，舞起大刀，一刀一個，砍下去。）

潘振洲：（越砍越起勁。）四個！五個！六個！……

（日本兵還不斷地來，潘振洲在他沒上來之前就砍下去。）

潘振洲：七個！八個！九個！……十三個！

（砍到第十三個，精力已疲，頹然倒下。）

（對面衝鋒之聲又近。二姑娘急加速地射擊。但衝鋒之聲更近。——已逼到跟前了。）

（這時，援軍趕到，只聽見叫：「殺呀！」）（吉星文團長領頭，一小排人都手執大刀，從後邊奔來，跑過沙袋，衝殺出去。）

吉星文：「殺呀……（下）」

衆人：「殺呀……（下）」

（二姑娘這才住下手來。轉臉看見潘振洲倒在那兒，急跑去替他紮起傷口。毛姑娘也去幫她忙。）

（這時，潘振洲悠悠醒來，看着她。）

潘振洲：（看清楚是她，突然推開。）滾開！滾開！

……

（二姑娘還在替他包紮着。）

（殺聲震天：「殺呀……」）

潘振洲：……滾開！……（幕落）

第三幕

時間：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

地點：宛平城的城頭上。

人物：

中國兵四——二十九軍士兵。

中國兵五——全上

中國兵六——全上

中國兵七——全上

民衆傷兵若干人

傳令兵。

慰勞的男人。

慰勞的女人甲。

慰勞的女人乙。

潘振洲。

毛姑娘。

二姑娘。

吉星文。

佈景：宛平城的城頭上。左邊露出城樓的一

角，旗桿上飄著中國國旗。向右是一列城牆

樣子。

（開幕時還有斷續的槍聲，繼而歸於沉寂。這時，潘振洲和中國兵四、五、六、七以及二姑娘都抱槍伏在牆垛上。老百姓用門板、繩床等等抬着傷兵，低頭從舞台上通過，從城樓那兒下去。）

（一片呻吟呼號聲。）

潘振洲：（轉過身來——他的左膀用紗布吊

着。）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死絕了種啦！（倚牆坐下，掏出耳朵上的香烟蒂兒燃起來。）

中國兵四：（重重地向城外吐口唾沫。）鬼子

聽着老子要休息啦！趕快回到你媽懷裏吃奶去罷！（轉身坐下。）

潘振洲：（向左招呼。）二姑娘，坐下來歇歇，鬼

子退到他媽狗洞裏去啦！

二姑娘：（轉回身來，悻悻然。）二十天啦，我才打死三個鬼子！……這會兒連影子都沒一個了！

中國兵六：（急轉身。）三個還不夠！——早夠

本兒了，二姑娘打死一個，正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打死三個，你賺了兩個啦！您別不知足，二姑娘，就憑咱們這樣打法，拼上幾十萬人，還不把鬼子打光了嗎？

二姑娘：賺了兩個？我哥，我媽，死了就不算數了！

中國兵四：二姑娘，您別急，等碰着好日子，讓潘

振洲再替您砍上十三個！——要是還不夠，我再替您砍上三五個，湊湊數，總行了罷？

二姑娘：我要自己兒砍！

中國兵七：綢的皮！他讓你砍嗎？日本鬼子盡是

尋種雞巴操的，他壓根兒就不敢見你的面！

（向潘）讓我抽一口。（蹲下來。）媽的皮，

哪天讓老子殺個痛快。死了也閉眼！

中國兵四：你急什麼？打仗的日子多着哩！八號

起，祇有咱們一團人打，這個仗也許打不下

去。現在還怕媽的個屈麻坊、豐台都開火了，

南苑也幹起來了，只要你有長壽，還怕沒有

鬼子砍伸直壓睡覺。（躺下。）等着罷！

中國兵六：（扛着槍來回巡視着。）你閉住嘴

罷！少說話，多打仗！

中國兵四：不說話，肚子邊漲破了哩！（坐起。）

中國兵六：專門兒吹牛皮，就把鬼子吹跑了？

中國兵四：不吹牛皮，鬼子又會跑嗎？

中國兵六：媽的，老子不跟你打油嘴！

中國兵四：（進來順受。）好，你不理我，我就不

跟你說！

（再躺下。）

潘振洲：媽的，廢話少說一點吧！

中國兵四：（服從地。）哼——我睡覺。

（毛姑娘提了一壺水從右邊跑來——如

今，她胆子大得多了。）

毛姑娘：老鄉，誰喝水？誰喝水？

（衆人都解下茶杯，接水。）

潘振洲：毛姑娘，給我一杯！

中國兵四：（跳起來。）先給我——敬禮！（敬

禮。）

毛姑娘：（也舉手敬禮，但姿勢錯誤了。）敬禮！

中國兵四：（改正她的姿勢。）這麼着。

（衆人笑。）

二姑娘：毛姑娘，來，我教你操！（授槍給她。）

毛姑娘：（接槍，立正。）來。

二姑娘：舉槍——二——三！

潘振洲：錯了，槍不是那麼舉的！

毛姑娘：（生氣。）二姑娘會教我，（刮鼻子差

他。）要你管。

潘振洲：哼，二姑娘還是我教的哩！

毛姑娘：我不要你教，二姑娘是你的，……是你

的，……她自然要你教呀！

中國兵四：（大笑。）二姑娘是他的什麼？

潘振洲：（全時。）鬼丫頭，你說嗎？

二姑娘：（全時。）毛姑娘，你胡說什麼？（拖住

她。）我打死你！

毛姑娘：我，我，我沒說什麼！（遙指。）哦，你看，老

百姓送餅來了！

（大家齊向左看——左邊上來三個慰勞

的民衆：兩個女人，一個男人，都是工人小販模樣，捧着大餅包子等等。）

男人：老鄉，諸位辛苦啦！

中國兵四：噫，老鄉，別客氣，您辛苦啦！

男人：（歉然地。）沒有好東西，這是我們自己

兒做的粗餅，跟包子，請諸位點點飢。

中國兵七：噫，老鄉，太客氣了，這……

中國兵四：這道，……真教我們弟兄不過意。

女人甲：大餅烤焦了一點，真做的不好。

女人乙：（毅然。）我也不會做包子，都沒蒸透。

中國兵六：大嫂，真客氣！

（慰勞者分發大餅與包子。男人向二姑娘

和毛姑娘看看，但沒有發。）

潘振洲：（看看二姑娘，將大餅折成兩半，將一

塊大的給她。）唔……

二姑娘：這是老百姓送給你們的，我不吃。

潘振洲：什麼「你們」「我們」？你此刻不已

經是咱們一夥兒了嗎？（咬了一口餅，又想

起毛姑娘。）哦，毛姑娘，你吃！

毛姑娘：我更不吃！

男人：哦這兩位小姑娘也能打仗呀？（忙遞餅

給她們。）

女人乙：哦小姑娘，你們真能幹，吃包子！

二姑娘：多謝你們！

男人：什麼話，我們該多謝你們哩！（向走去。）

好，諸位老鄉，回頭見。

中國兵四：回頭見。

男人：（臨行又回頭。）哦，諸位老鄉，你們聽說

嗎？我們軍隊已經打下豐台，奪回廊坊了！

潘振洲：（驚喜。）什麼？打下豐台跟廊坊啦？真

的？

男人：真的，報上已經報出來了！（全女人甲乙

下。）

中國兵四：（一跳三尺高。）哈哈！我們軍隊打

勝了！（丟了槍，豎了一個蜻蜓。）打勝啦！

（亂翻筋斗。）

中國兵七：（全時）奶奶的，咱們二十九軍真

不含糊！（拍胸。）

中國兵六：（全時）他媽的，中國人翻身啦！這

一下起碼打死它幾千人！

中國兵五：（全時）二十九軍也吐了一口氣

氣了！

潘振洲：（狂喜，粗魯地打了二姑娘和毛姑娘

一巴掌。）打勝仗啦！打到關外去！

毛姑娘：（護痛）哎哇！

二姑娘：（吃驚。）哎呀！（隨又笑了。）什麼時候打到關外去？

潘振洲：（瘋狂地。）打到關外去！打回老家去！

（連連拍打二姑娘的肩膀。）二姑娘，跟咱們回老家去！

中國兵四：（舉起槍唱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呀！

衆人：（都舉槍揮舞。）打回老家去呀……

（歌聲未畢，傳令兵自城樓那兒上。）

傳令兵：（大聲。）諸位兄弟！

衆人：（停止。）什麼？

傳令兵：團長命令各人準備，馬上全團撤兵，退出宛平。

潘振洲：（跳起來。）我操他奶奶，誰說的？

潘振洲：什麼狗屁命令！咱們克復了豐台、廊坊，

怎麼倒要撤兵？

中國兵七：媽的皮！老子們又被漢奸賣了！

中國兵四：別吵，咱們先問問，說不定是團長的什麼計策。

潘振洲：放你媽的屁！撤兵還有什麼計策？這又

上他媽鬼子的當了！

中國兵六：奶奶的，算算賬罷！打八號起，一會兒

和平談判，雙方撤兵；一會兒又是談判，又是

撤兵！談判，撤兵！談判，撤兵！撤到他媽的現在，

鬼子一個也沒退，盡是他媽的緩兵計——

怎麼着？咱們打了勝仗，倒反要撤兵？咱們弟兄

死了好幾百，白送啦！

二姑娘：打死我也不退——我退到哪兒去？宛

平城就是我的家！

毛姑娘：不退，我也不退！

潘振洲：不管他是團長的命令，是軍長的命令，

誰要退一步，不是人揍的！也不算是中國人！

中國兵七：誰教老子退，先把這（指頭）顆腦

袋瓜子給砍掉！

衆人：不退！不退！

中國兵五：（一直沉默着。）驢什麼？見團長去！

衆人：對，見團長去！

（大家正拔步向城樓那邊去，吉團長已經

站在那兒了。）

（衆人習慣地立正敬禮。全場沉寂。）

吉星文：（嚴肅而愁悶地。）弟兄們，要見我麼？

潘振洲：（粗暴地。）團長！誰教撤兵？

吉星文：（低沉地。）我！

中國兵七：（粗暴地。）團長想當漢奸嗎？

潘振洲：（緊接。）咱們克復豐台，奪回廊坊，已

經打勝仗了，幹麼要撤兵？把我們賣給鬼子

嗎？二姑娘：（全時。）我不退！——我死也不退！

中國兵六：團長，您是要咱們上鬼子的當，還是

要咱們當漢奸？

中國兵五：（緊接。）團長一句話：要咱們退兵，

先把咱們一團人槍斃了！

中國兵四：（同時。）團長，您還是有什麼計策？

潘振洲：（向四。）屁！

吉星文：（沉痛悲憤。）弟兄們！誰相信我會當

漢奸？——誰相信我會做賣國賊！——誰相

信，說！

（衆人默然。）

（衆人默然。）

吉星文：（顫聲。）弟兄們！我們的北平失守了！

衆人：（驚呼。）啊……

潘振洲：（責問地。）咱們不是已經奪回豐台、廊坊麼？

吉星文：是的，豐台跟廊坊都克復了，可是北平……

一撤兵，豐台、廊坊也沒有了！

潘振洲：失守得這末快？咱不信！

衆人：那有這末快？……北平又怎麼會失守呢？

……

吉星文：（憤激地。）弟兄們，我會騙你們麼？我

吉星文要當漢奸，早就放棄蘆溝橋了，還等

到現在麼？

（衆人沉默。）

吉星文：（悲痛地。）在蘆溝橋打起的時候，我

充過各種虛假，宋委員長不讓我打，我偏要打！

宋委員長不給我們接濟，我不顧一切地打！

我們沒有援軍，沒有軍火，沒有接濟，沒有救

護，……什麼都沒有，但我們都拼死地打！和

平談判我們沒有理，片面撤兵我們沒有退

（奮昂。）我們忍痛犧牲，艱苦支持，拚命死

守了二十天。如今宋委員長已經脫離了漢

奸包圍，決心抗戰，整個民族革命戰爭已經

起來了，難道我吉星文還會當漢奸麼？

（衆人感動得低下頭。）

吉星文：（沉痛地。）如今，我們宋委員長雖然

決心抗戰，可是大勢已去，已經遲了一步了！

起初，敵人一面和平談判，一面在不斷地進

攻不斷地增兵，我們不加以抵抗，等到抵抗

的時候，敵人早已佈置就緒，我們就吃了大

虧了！（更悲沉地。）此刻，南苑失敗了，趙登

馮師長陣亡了，修麟閣將軍戰死了，北平已經失守，豐台廊坊得而復失，全綫已經失敗，我們除了退守保定，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

潘振洲：咱們賭咒發誓保守蘆溝橋，保守宛平城，現在再撤退，對得住老百姓，對得住自己麼？

中國兵五：咱們情願死在蘆溝橋上，死在宛平城上，——不退！

吉星文：（溫和地。）弟兄們，我們固然有守土的責任，但在整個戰綫變動的時候，——北平既已失守，蘆溝橋跟宛平已經沒有保守的必要了。我們因守在這兒祇有犧牲；我們要退守保定，才能有抗戰殺敵的機會。（激昂。）弟兄們，我們是在這兒等死，還是退出

去打？

（沉默。）

潘振洲：（悲痛地。）可是咱們死去的弟兄呢？就白白地死了麼？

二姑娘：我們老百姓的性命也白送了麼？

吉星文：（奮昂。）弟兄們跟老百姓並沒有白犧牲了。有了我們蘆溝橋的抗戰，才激起華北的抗戰，才有整個民族的全面抗戰！我們的弟兄跟老百姓，都是光榮地死了！他們的犧牲換來了全面抗戰，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光榮的烈士！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死……

（沉默。）

（突然，大砲「轟」）

吉星文：（呼叫。）散開！

（衆人散開。）

(大砲繼續不斷地轟擊。)

(飛機突至，炸彈聲：「砰……」)

(大地在震動着，士兵在沉默地憤怒着。)

(砲彈重炸，彈不停地轟炸。)

中國兵四：(向城外吐唾沫。還有種的跑過

來，一個抵一個拚！)

潘振洲：(對天上飛機。咱們的高射砲呢？咱

們的高射砲呢？(急臥倒向天開槍。)

吉星文：(急制止。別開槍！)

(天上的飛機以機關槍向下掃射。)

吉星文：臥倒！

(衆人臥倒。)

潘振洲：(再舉槍射擊。我打死你個狗入的！

(突被機關槍射中。哎呀！(高舉的槍落

下。)

二姑娘：(驚叫。哎呀……)(撲倒過去。)

(飛機遠去，大砲暫停。)

二姑娘：(扶起潘。傷了哪兒？傷了哪兒……)

(衆人圍聚過來。)

潘振洲：(強自振作。沒……沒有什麼！(推

開二姑娘，拄槍而立。)

吉星文：弟兄們，我們不能再在這兒受無謂

的犧牲了，我們得馬上撤退！——退到保定

去再來打！

潘振洲：團長，咱們這宛平城就丟了麼？

吉星文：(極奮昂。丟了一個宛平城算什麼？

只要抗戰，只要全中國抗戰到底，就丟了十

個宛平，一百個宛平，算什麼！——最後的勝

利是屬於我們的！

潘振洲：(忍痛含淚。好，就退罷！

吉星文：（向城樓那邊叫）號兵！——下旗！

（號兵吹下旗號，全體敬禮。毛姑娘扭動着手，不知怎麼放才對。）

（吹號聲中，大家都含淚欲滴，靜靜地盯住那慢慢降下的國旗。）

潘振洲：（漸漸支持不住，倒下，掙扎着叫了一

聲）中華民國萬歲！……歲！……

（衆人震驚，但都向國旗敬着禮，不敢動。）

（國旗降落，號停止。）

二姑娘：（迸裂一聲叫出來。）啊……（撲倒在潘的身上。）潘振洲……

吉星文：（接下國旗，蓋在潘的身上，含淚地。）

他已經爲中華民族而光榮地戰死了！——敬禮！

（毛姑娘忙拾起潘的槍來，昂然立着。）

（全體向死者敬禮。）

（沉默。）

二姑娘：（突然狂叫。）中華民國萬歲！……

全體：中華民國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幕落）

（文學）

隋僂要反攻

夏衍

在傷兵病院中，暮開的時候，一位看護小姐正在替一位傷了的連長寫家信，左右兩張

甲

床上都有受傷的勇士睡着。

（對一位拿着藥物經過的看護小姐）喂，

楊小姐，我不要看這個報，這報沒有消息，……

結了吧！

楊

（笑着）您再過三天，就可以看有消息的大報啦，醫生說，你與奮是有害的。

看謹 沒有別的虧嗎？

連長 唔（點頭。）

甲

什麼，與奮前方打得怎麼樣？

楊 打得很好啊（下去。）

連長（吟）……一切都請放心，男受傷之事，

甲 喂，哼什麼，咱們第×連的弟兄掛了彩也不哼的！

勿使翠芬知道。……

看謹（寫信封）什麼地方？

看謹 翠芬……怎麼寫？

連長 河北省，徐水……

連長 噢，翡翠的翠，芬芳的芬，……

看謹 徐水？那是在保定以南以北？

看謹 唔，好漂亮的名字，（一面寫）這是——

連長 以北，離保定不遠。

您的太太？

看謹 以北（失口而出）那可不行啊，（立刻止住。）

連長 不，您寫着好啦，……「別使翠芬知道，

男一俟傷愈，仍當爲國效命疆場，決不使，……

連長 什麼？保定以北不行啦？

……決不使……好啦，就是這幾句，請您隨便

（大家發起耳來聽。）

看謹（狼狽）不，沒有什麼，我方才……唔，徐水縣，什麼街？

連長 不，李小姐，你別瞞我，快說，保定怎麼樣了？

看謹（被他一問，更窘了）不，我因為……

連長 您別瞞我，可是保定失守啦？您說。

看謹 ……（不語）……你別興奮，……祇要

咱們全國一條心，抗戰到底，一個城池的得失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甲（大聲）什麼，保定失守了？（大家愕然）

連長（失神。一會，突然地俯首痛哭失聲）

看謹 張連長，您別這樣，過一會給醫生知道了，

又會怪我多講話的，張連長，您別着急，您府上不一定會……

連長（憤怒地抬起頭來）你以為我就變我的家嗎？笑話，在這全國抗戰的時候，犧牲一

家，算得什麼？我……我，我很傷心，保定不單是我的故鄉，還是咱們中國陸軍的發祥地……

甲 對，張連長是保定軍官學校唸過書的！

連長 弟兄們，我們能夠眼睜睜的讓鬼子將咱們的保定拿去嗎？那樣高，那樣厚的城，那樣多的兄弟……保定給鬼子拿去，這是咱們中國軍人的恥辱！（興奮地舉起手來，受傷的臂膀感到劇痛，慘叫）

看謹（急得快哭了）啊，張連長，你靜一靜，你……快，醫生來了……

醫生（聞聲進來）什麼，什麼事？別興奮，這對你的傷，是很有害……

連長 弟兄們，咱們要報仇，要保持咱中國軍人的光榮，咱們要……

醫生 爲了什麼？李小姐！你爲什麼又跟他們講
時事……

甲 不，這不是她講的，我們……

連長 醫生（懇求似的）快給我換藥，讓我快
一點好……

醫生 你這樣大喊大叫，換藥也沒有用！李小姐，
從明天起，你不必來啦，你要演說，宣傳，到街
上去！

連長 不，她並沒有講什麼話，你別錯怪她……

甲（粗暴地）什麼話，你不要她來，咱們偏要

醫生（對李）出去！

甲（掙起來）什麼，你敢，揍——

看護（制止他）諸位不要吵，聽我說，（大家

靜下來）我方才的話沒有完，保定的城池

雖則丟了，可是我們已經開始反攻，昨天山

西打了一個大勝仗，北方的局勢已經改變
啦，諸位勇士！你們可以放心，好好的把傷養
好來，中國有諸位一樣忠勇的將士，是永也
亡不了的，我們一定可以收復失地，可以！
……（興奮得講不下去）

連長 對，反攻，咱們一定要反攻，弟兄們聽見了
沒有？祇有反攻，才能保全我們的國土，才能
保全我們中國軍人的光榮！弟兄們，咱們要
反攻！反攻到咱們的中國的地上沒有一個
日本鬼！

衆人 對，咱們要反攻，收復保定！

收復一切失地！

別讓中國的國土上留下一個日本兵！

衆人（喊）中華民族不死，中華民國萬歲！

（幕閉）
、救亡日報）

羅店血戰

沈西苓

——四幕劇

第一幕

地點：

漁家

人物：

老漁

漁夫——阿熊

漁婦

孫

漁甲——楊二

地痞——老董

漢奸若干人

開幕。窗外轟的一聲，一陣紅光，一個大砲轟炸起來，漁家也震動着。全室滿布着憂鬱的空氣。

媳 媽……（急急地抱住了媽，哭叫起來。）

媳 （即漁婦。呆望着窗。）這樣大的砲，呢，不知丟在那裏，一定又是打死了一家人了。

孫 （叭叭的飛機聲，拍拍的步槍聲。）

孫 媽，我怕，媽……（見媽不理，急哭。）

媳 不要哭，再哭大砲又要來了。（一個大砲，孩

不哭。）你聽，不是又來了嗎！（把燈加亮了一點。）

媳

媳 他到那裏去了呢？外面的大砲聲難道他不

聽見嗎？就是他自已不怕，難道也不想家裏還有一老一小嗎？真奇怪，自從打仗到現在，他老是躲在家裏，可是今天一出去就不回來了。（担心，驚疑，夾着遠遠的一聲砲聲，更使她恐懼起來，跑到窗口去望。）會不會有什麼亂子發生呢。天啊……

孫媽……媽……

老董：（從裏間出來。）小熊，小熊，別怕，媳婦兒，小熊在叫你啦，你怎麼不答應他一聲，你聽他怕得這個樣子……怎麼，阿熊還沒有回來嗎？到那兒去了呢。

媳婦：（受屈地。）大概他一個兒先逃跑了罷？呢，沒有錢，想逃難嗎？逃來逃去還不是一樣的沒飯吃！（一個砲，老頭兒一嚇，把旱烟管丟了，再去拾。）

當砲灰。——呢，他出去了多久啦？

媳婦：今天一早就出去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奇怪，天天不出去，今天砲火加緊了，他倒反出去了。呢，他出去的時候，可告訴你了點什麼沒有？

老董：他只說去看一下老董。

老董：是誰？

媳婦：還不是那個開賭場的地頭蛇老董。

老董：什麼，他去看他幹什麼？那個傢伙誰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地痞！

媳婦：誰知道，昨天晚上，老董還到咱們這兒來叫阿熊出去，站在門口兒外邊鬼鬼祟祟地談了好半天呢。（又是接連地兩聲砲聲。）爸爸，我看今晚上可真有點兒不對勁啦，砲越打越緊，越打越近了。（此時窗外時有火光。）

夾着小銅砲的拍拍拍的聲音。）

老

呃，我老啦，反正是一樣，不被砲彈打死也是個餓死。你們年輕，等阿熊回來了想個法子，能逃出去當然是最好的了。

（鄉婦入。）

鄉婦

（急衝入）啊，啊，怎麼辦呢！今晚我們都活不成囉。阿……熊嫂！剛才那個大砲你聽見嗎？六寶叔的一家聽說都給炸完了。

老

啊……寶叔就是那個禿頭阿六嗎？

鄉婦

是啊，就是那個六寶叔，我家小狗子剛回

來，他說他剛從小河邊轉來，只聽得一聲響，他也站不住了，倒了下來，只見離他十丈路的一所屋子一捧火光，一轟烟，他……他後來跑過去，他看見一個頭，半身子，那正是六寶叔呢。還有，他看見在老遠的樹上，掛着一

隻腿……啊呀，這怎麼好呢？

鄉

那麼六寶叔的兩個孩子，和他的六寶嫂

鄉婦

大約也都在火堆裏面了。小狗子，嚇得到

現在還在發抖呢。——阿熊嫂，我們逃吧！我們——……我要……（砲聲，給她嚇得住

了聲，偷偷地跑出去。）

老

逃，逃到那裏去？

鄉

該死的，也不怕家裏人急死，怎麼還不回來了呢！

老

你管着家，讓我去外邊兒看看。

鄉

爸爸，讓我去吧。你年紀大，夜裏不要出去了。

老

呃，還是我去看看好。這樣亂的時候，女人一個兒跑出去是不方便的。我去去就來。（老漁出。）

媳

（嘆一口氣）從打仗到今天，快半個月了，魚是不要想捉了，米是早已完了。一天只吃一點饅頭，乾脆一砲打死——倒也爽快。可是他把你炸得半死不活的，那才活受罪呢！

（聽見外面打門。）

媳

誰？

甲

我。（對小孩。）啊，爸爸回來了。你這時候才回來。（開門。）

媳

噢——

甲

大嫂，今晚上可真有點兒利害啦，阿六家中了彈，你知道嗎？阿熊哥準備好了沒有？

媳

噢，楊二哥，我當是誰，阿熊到現在還沒有回家呢。

甲

怎麼，還沒有回家？他比我早出來，怎麼倒反

媳

而還沒有回家呢？

甲

真的嗎？楊二哥，你在那裏看到他。是剛才的事情嗎？

甲

不，我們今天大伙兒談了半天，決定晚上在阿熊哥這兒碰頭的，現在已經是七點鐘了，

媳

怎麼他還不回來。

甲

不會出什麼事情嗎？

媳

噯，那可奇怪！……哦，不會吧，我想不會吧。

甲

你說呀，有什麼吞吞吐吐的。

媳

沒有什麼人到這裏來過嗎？

甲

沒有。

媳

哦，那大概沒有什麼事情吧。

甲

事情，事情，說了這半天，究竟什麼事情？

媳

大嫂子，實在說給你聽也沒有什麼要緊的，

甲

從今天晚上起，我們都可以過太平日子，有

吃有穿的了。

媳

什麼，你這話從那裏說出來的？大砲打得那樣緊，家裏米都一點沒有，餓了三四天肚子，還說過太平日子，大概東洋鬼子的大砲會送你到老家去過太平日子去吧。

甲

搜子，你不要取笑，不信，你等會兒問阿熊哥便曉得了。上百的錢還要在你家裏分呢。
(外面聽見腳步聲)啊，什麼人來啦？(想躲。)

窗外警士 我們是保安隊派來的，要你們大家

曉得，今晚上砲火很緊，敵人的飛機也要來丟炸彈，大家不要點燈開窗。

媳

好，我們曉得了。

媳

(向甲)：愛，你幹什麼呀，嚇得這個樣子！
呢，不知道爲了什麼，今天熊先生一說，我

就怕見這些人了。

媳

熊先生，那個地頭蛇老熊嗎？他說了些什麼？
他說，現在中國兵都給日本人打完了。中國軍隊看見男人就要抓去當砲灰。

甲

啊呀，那熊……會不會出亂子呢？

甲

噯！所以我說不出來！或者也會給他們拉去的。(鐘正在慌張間，忽聽得門外腳步聲甚多，甲又慌張地躲。)

熊

(打門)：開門啦！

媳

誰呀？

熊

我啊，我回來啦。

媳

(開門。)到這時候才回家，要人家急死啦。好了，不用急了，我們以後便可以過好日子了。來來來，請裏邊兒坐。(漢奸和其他的漁夫進來。)

甲

啊呀，阿熊哥，你往那裏去了，我在這裏等你多久了。

熊

（不管話）請坐，請坐。（向着一個穿長袍的人說）喂，胡老二，大虎，快進來，我們大家聽董先生說話。

董

（大家聚在一起。董站起來。）

（一種老奸巨滑的樣子。）弟兄們！今天是由我們生死的關頭，我們要活命，還是要尋死，都由我們自己來決定。我們現在要活命，那末我們只要把船搖到石洞口，引東洋皇軍進來。那麼，我們非但可以活命，並且還可以拿一百塊錢，大家愜愜意意去過日子，假如說要死，那不用說，我們當然不必把船搖出去，那麼今晚東洋皇軍一到，我們全村就休想留一個人了。不過，我不能讓他們這樣做，

熊

我們苦也受夠了。我同他們說了，他們答應了我，可以不殺我們這一伙。並且還答應給我們許多錢，好讓我們快快活活的過後半世。你們想，我們都是落難的英雄，亂世裏該有個真命天子出來的。他們就是要幫助我們打，給我們找一個好皇帝，所以，我們……我們得找出頭的日子，……現在他們先給我們很多的賞錢，（摸出來給大家看）每個人二十塊大洋。煙，只要我們把船搖出去，不費一點力，我們今天晚上非但不會死，而且立刻可以發財了。整百的錢都會送到我們的手裏來。來，大家先來拿二十塊錢去討個彩頭。

（大家呆着。）

弟兄們，我們聽到了董先生的話了，他說我

們不是活就得死，不是發財，便是送命。今天夜裏，就要決定的。（大家還沒有動容，嘈雜的說話聲。）

（砲聲。）

董 諸位，你們聽到了砲聲沒有，假使你們當中有一個不去，大砲機關槍就會立刻要你們的死命。他們只要兩個炸彈，就會把全村炸成飛灰的，大虎你不去？

虎 我願意去，只要董先生說一句話，我們不送命。

衆 ——（其中的一個。）對了，反正待在這裏是死，我去。

——（另一個。）我也去。

——（又一個。）他媽的，老子要活命，老子去。

董

對了，我曉得大家願意去的，我們只要看到有紅綠光在天上出現，我們就趕快把船搖出去，不要忘記了。現在我們可以來分錢了。（大家一擁而上。老漁進來。）

老

呃，你們鬧什麼亂子啊，你們鬧什麼亂子啊。

熊

爸爸：你瞧，我們有了錢啦！賣一年的魚，也拿不到這麼多，今天一夜就拿到了，並且還有更多的呢。

老

這，這是從那裏拿來的錢？

熊

您不用管，總之，我們不會沒飯吃了，並且，我們一個也不會死了。

老

這，這是從那裏說起？為什麼你們大家都有錢拿？是做了強盜去搶來的嗎？

董

這傢伙是誰？胡說八道的，什麼強盜不強盜，

誰教他進來的？

熊 哦，董先生，他是我爸爸，年紀大，不懂事。請您看我的面子，饒了他吧。

董 嘿，這麼大年紀，這樣不懂事。要不看你兒子的面子，還不把你揍死！（高聲）好！諸位，我們現在大家出去準備出發，時間不早了。從現在起，大家要聽我的吩咐。

衆 好，我們聽你的話走！

（大家走出去，熊最後的一個，把錢交給了妻子，回過頭來向老漁。）

熊 爸爸，我去了。

老 你到那裏去，為什麼帶一大堆人到家裏來，那個地痞來幹什麼的？你不許去！

熊 爸爸，不去都得死。他們只要兩個大砲彈，便可以把它們炸成灰。爸爸，董先生是救我們

的恩人，他救了我們的命，還給我們錢。爸爸，他的錢不是搶來的，是皇軍要他拿來給我們的。

老 是誰？皇軍是誰？

熊 皇軍，就是放砲的東洋人。

老 怎麼？東——

衆 衆之一 阿熊，董先生在喊你啦，快點快點！
熊 噢，我來啦！我來啦！爸爸，我去啦。（摸了摸孩子的臉兒匆匆地走出去。）

老 皇軍……東洋人……給我們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聽他說了什麼沒有？

媳 我也不十分清楚，只聽得那個姓董的說，今天晚上我們不去都得死，幸虧他想了法子救了我們，叫我們把漁船從小河搖到石洞口，

老 去了。到了那邊還有幾百塊錢拿呢。

老 不去都得死，救了我們，從小河搖到石洞口去，……他說到石洞口去做什麼？

媳 拿幾百塊錢。

老 爲什麼就有錢拿呢？

媳 我不大清楚……噢，說是把東洋人領進來。

這樣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便不向我們放了。我們住在這裏不會死了。

老 怎麼把東洋人領到這裏來……噢，我明白

了，把東洋人領到這裏來，當然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不向我們放了……但是他們是來

做什麼的？他們帶了大砲飛機來做什麼的？他們到了這裏，他們難道不打進裏面去嗎？

他們不會打到羅店去嗎？……嘿，這一班狗東西，爲了他們這二十塊錢，領他們從小河

董 老 董

（突然的進來。）哼，哼，你要去，你這老混蛋，噢，你還在這裏。

哦，我曉得你這個老混蛋靠不住，你現在大約不會再去告我了吧。（拿出手槍。）

進來，好殺羅店的幾千個老百姓，殺了羅店再去殺楊行，劉行，大場，崑山……幾千萬的老百姓，一塊錢賣了幾千條命，幾萬條命。（高聲）我們拿一塊錢來賣幾千萬條性命。是我們賣魚的人做的嗎？一塊錢只賣了十條魚，現在東洋人要我們出賣幾千萬條人性命，我們不怕天罰，不怕地滅嗎？……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們去報告我們的中國軍隊去。我要救楊行，劉行，崑山，上海的幾萬萬人的性命，我老了。我也活不到多久了，我要去，我……

老

(切齒)你這個狗入的流氓，你叫我兒子去做那天誅地滅的事情，你爲了你這條狗命，要羅店楊行幾千萬的老百姓的生命，晚上都死去。你……你(老漁想跑出門去)媽的，你這個老混蛋！(一槍打中了老漁，倒在門邊。)

董

哈哈……你到陰間去告我吧。(走出)

董

(嚇得面無人色，呆着。望見董出去，始趕過去，叫喊)爸爸！爸爸！爸爸！

(一個大砲，小孩也哭叫。)

老

(漸起身。)不許響，我沒有死，我還活着呢。那個強盜走了……沒有……我死倒不要緊，還有數千數萬的同胞的生命在我的手裏……我要救他們，我要去，我死也要去報告我們的軍隊……(下場)

第二幕

——幕下——

地點：

一間民房的外面，樹林中。台後有防禦物。

人物：

排長

兵甲

兵乙

兵丙

兵丁

兵戊

老漁

兵士羣

(炮聲加緊。)

兵甲 他媽的，東洋鬼子在發狂啦，轟阿轟的，轟得那麼緊，可是不知道在轟些什麼？

乙 哼，要是他們真的會打到我們的陣地，我們早就完啦。

丙 媽的，你又不是漢奸，說這樣沒志氣的話。哼，這幾天我也快發狂了。耳朵裏只聽得轟阿轟的，可是手裏拿着鎗桿子，殺不到一個鬼子。天天待在這裏等，等什麼鳥，東洋鬼子死完了也打不到這裏來的。

甲 對了，想起了那天開拔的時候，咱們弟兄有誰不像個打死了老虎似的起勁，連飯都不吃，背起槍就走，那裏曉得一到這兒，只是等着聽大炮。

丙 哦，說也奇怪，咱們弟兄們中間，並不是個個都識字明理的，可是往年自個兒打自個兒，

總是老不起勁，這次聽說是來打東洋鬼子，

好，誰也不甘落後，誰也都想拚死命！媽的，老子要是看到了東洋鬼子，我不殺他一個血流成河，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打賭。

（這時有一個炮彈落在近邊，一陣火光。）

乙 嘿，她媽的，東洋鬼子的砲火真利害。

乙 媽的，你怕是不是？

丁 我怕也不跟你們來了。東洋鬼子的軍火比咱們的強，那也是實在話。

丙 他們的軍火可強不了咱們的心臟。我們一聽說打東洋鬼子，心臟都變了鐵的樣子。聽

說東洋鬼子個個都怕死，一遇到衝鋒就想逃。咱們呢，聽說前天有個咱們的飛行士，被東洋鬼子的高射炮打傷了，從飛機上打

降落傘落下來，可是不湊巧落在他們的陣地上，那時正是雙方打得很起勁的時候，有許多的東洋鬼子都擁上去，想活捉他，好，你想他怎麼着？他立刻拔出手槍來，砰砰的向着擁上來的那些東洋鬼子打過去，立刻在他面前倒下了七八個。最後——

丁

最後一定是被他們傷了。

吔，他才不像你呢。那真是我們中華民國軍人的大面子，他剩了一粒子彈的時候，他就對準自己的腦袋，拍的一下，嘿，那種精神！我活了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這真是我們中華民國軍人的大大的大面子。

甲

哼，大大的大面子，恐怕輪到你來出醜了。我們在這裏東說西說的，要是有漢奸趕來一個炸彈，我們不就完了嗎？上面要我們來放

丙

步哨的，我們却在這裏胡說八道。喂，老王（對戊）你望那邊去看看，老徐（對丁）你到那一邊去看看。不然，排長來查問起來不是要的。

乙

媽的，這裏的漢奸真多，丟手榴彈，放信號，我真不懂，這些狗東西是不是中國人養的，爲什麼專跟我們作對？聽說前天有兩架救護車到我們這兒來，經過劉行，給一個漢奸看到了，就放了一下子電槍，立刻東洋鬼子的大砲望這邊轟，那幾個小孩子才死得慘呢。

丙

什麼小孩子，是童子軍。對了，是童子軍，媽的，我真不懂，那些當漢奸的狗東西，是什麼心肝！

乙

聽說這樣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錢的。

甲

哼，那兒有很多的錢。放一次信號，只有五塊

錢，那些東洋鬼子多利害，過了三天，他們也怕你把他們的消息洩露出來，就給你拍的一下，結果了你的性命。

丙

說起來，也有點氣，我們在這裏拚死命，我們的老百姓却那麼的不爭氣，反而幫了敵人來害我們。（漸漸地興奮）我們在沙場上，一刀一槍的死了，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可是他們爲了五塊錢，多活了三天，便來害我們，我相信，他們的祖宗三代都會在地下哭呢。

老漁（近一點。）救命，救命……

甲 弟兄們，準備！

老漁（更近。）救命，救命呵……

甲 弟兄們，那邊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老王！

老徐！你們去看看！

（此時，一陣火光，看見了一個人在後方。）

乙 啊！一個人，一個人，你瞧，你瞧！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去了。

老漁 救命……救命……

甲 老徐！老王！你們快去把他救起來，你們快去。

（此時砲火漸密。機關槍聲也漸密了，兩兵

夾一老人來。）

老漁 嘿！請你們……！快點報告長官……！東洋

鬼子快……！快要到這裏來了。噢……（氣

急，說不清楚。）

丙 在那兒叫啊？

誰在叫？

甲（大家立刻緊張起來了。）哦！你們聽，這是

老漁 遠遠地，在台後高呼，救命，救命……

甲 喂，你是誰？你說什麼？

老漁 我，我是小河口的漁民。請，請你們趕快去報告長官，日本鬼子，已經快要到這裏來了。

甲 什麼，你說什麼？

老漁 老總，請你快點去告訴長官，日本鬼子就快要到羅店了。

丙 這是什麼話，日本鬼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前線的弟兄並沒有敗下來呵！

丁 媽的，不要他是個漢奸，謠言惑衆。我們把他帶去見營長。

老漁 老總，我不是漢奸，日本鬼子正是漢奸們帶得來的，請你們快去報告長官，不然，恐怕要來不及了。

甲 老鄉，不是我們不信你，現在漢奸實在太多了。我們不能隨便去報告上司，你且說個詳

細。

老 老總，我不是漢奸，我要是漢奸，我不會跑到這裏來了。我在砲火中跑了七八里路，我身上已經受了傷，我爲了什麼，我無非是爲了要告訴你們這個消息，使你們好有準備。我無非是想救羅店的幾百家人家的性命。今天晚上不致死在日本鬼子的砲火裏，我，我甚至顧不了我的兒子，媳婦，我的孫子……我，我爲的是什麼？

丙 喂，老頭兒，你快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老 我……我的兒子，跟了一個地痞，把小河口的漁船都放到石洞口去了。那個地痞拿出二百塊錢來買了他們，要他們把東洋鬼子從小河裏帶到這兒來。現在……我恐怕他們已經快要到這裏了。老總，請你們快點準

備，報告長官，不然，這羅店的幾千條性命，和你們都要變成殉灰了。

丁 我不信有這樣的事！不要上了漢奸的當。

丙 這要報告長官，看這個老頭兒，也騙不了我們到那兒去。

乙 要是這個消息是不正確的，那不是我們犯了妄報的罪嗎？

老 不會的，不會的，老總，我是拚了命來的，我離開家的時候，我已經給那個地痞打了一槍了。你們瞧，我的血還在流，我是不會活多久的，我……（要倒。乙扶起來。）

甲 快點把他的傷口包扎好，快去報告長官。

（排長帶領三個兄弟上。）

排長 鬧什麼？

甲 報告！方才這個漁夫來報告，說有一大批漢

奸領了日本兵，坐了小船從小河裏偷渡到這兒來了。

排長 是幾時的事情？

老 總，是我親眼看見的，今晚上他們到石洞口會齊。現在，現在恐怕已經快到這裏，說不定已經上陸，從各小路殺過來了。

（突然，嗖的一顆子彈，乙受傷了。）

啊呀！他媽的，鬼子兵果然來啦？

怎麼樣？

丁 還好，一點兒皮傷，噢，你們瞧，那面發了信號！

排 弟兄們散開準備抵抗！（向身邊的一個兵

士說）趙虎，你快去報告大隊日本兵已經

偷渡小河，到這邊來了。前哨已有接觸，快請

派大隊來。

趙 是（去）

(空中現出紅綠光。)

排

弟兄們，敵人的信號已經放了，咱們要仔細別放過了一個敵人。現在我們拚命報國的時候到了。我們要瞄準敵人，發一槍要準打死一個敵人。

甲

排長：我的手已經癢了好幾天了。弟兄們，鬼子兵來啦，瞧咱們的坯！排長，你說，我們衝上去，還是等他們媽的，這些冤家？你來！(遠方拍拍的兩聲，又是兩個信號，接着就有幾處排槍聲。)

排

弟兄們，把機關槍準備好，準備射擊。老鄉，謝謝你！你來報告我們這樣重大的消息。

老

槍！老總，我，我也要跟你們去打，請你給我一桿

排

不，現在是我們出力的時候了，你應該跑到

丙

那邊去藏著！(一排槍過來。)

弟兄們，敵人已經向這方面射擊了。我們再等一會兒吧，給他們一個冷不防，我們掃他一個暢快。他媽的，等了這一輩子，才等着了。我要把我這一肚子的怨氣，裝在一顆顆的子彈裏，直穿過那些王八蛋的腦壳子，我才出這口氣呢。

排

弟兄們，時間一秒一秒的迫近了！我們準備好！我們人數雖少，我們要拚命，我們要築起一條新的長城來，保衛我們的老百姓！

(沉默。)

排

弟兄們！不要忘記了日間老百姓待我們的好處？我們當兵到現在，從來沒有懣勞過我們的！我們都得以一當百！

排

弟兄們，準備，三百米，目標射擊！一排槍！

(接着一陣機關槍)

(敵陣地的慘呼)

哨兵 (上) 報告：前方不是敵人，是我們的同

胞！一百多個我們的農民。

排 什麼，不是敵人！我們的同胞農民？

排 再到前方去打聽！弟兄們！我們不能打我們

的老百姓！且等着準備好！

遠方的呼聲 我們是老百姓，老鄉呀……

排 這是怎麼一回事？(突然高聲) 弟兄們，準

備好！

另一個哨兵 (上) 報告：東洋鬼子的確已經

到了，我們左右的田裏都有敵人故意把老

百姓衝鋒！

排 (發狠) 弟兄們，我們中了敵人的鬼計了！

弟兄們！前面的老百姓是漢奸，是幫助了敵

人來害我們的漢奸！弟兄們，開火，一個也不要饒！殺！

(雙方突然入了戰爭狀態。)

排 弟兄們！注意！每一個敵人，不要放過他們呀！

殺呵！

乙 (敵軍的慘呼聲，槍聲，這邊有二三個倒下。)

乙 啊呀，他媽的！

怎麼着，傷了嗎！

乙 不，不要緊，弟兄們！殺，殺那些強盜呵！

排 弟兄們！對準着敵人掃，不要給他們衝過來！

殺呵，殺呵！

排 (敵軍的砲火，打中了戰壕，壕倒下一個缺口。倒下兩個。)

排 弟兄們！不要怕，我們一條心！我們的大隊就要到了。我們中間有一個倒了，我來抵命。

哨兵 報告，敵軍的大隊就到了，我們一排人已
經倒了三個兄弟了。

排 不要緊，我們的大隊也就快到了。我們現在
只有拚命，拚命。弟兄們！我們要知道，我們是
保衛國土的先鋒，我們一寸也不能退，我們
退了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對不起國家，對不
起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掃用機關槍密集
的掃，不要放走敵人一個。

（轟炸聲，機關槍聲！火光，突然軍號大響。）
弟兄們用力！我們的大隊到了。衝鋒號響了。
（一大隊的軍士從左邊衝上，「殺呵，殺呵，
衝呵！」）

弟兄們，我們衝呵！殺呵！我們要把那些強盜
殺個精光呵！

（大隊人從戰場上衝過去，有的倒了下來，

衝，殺！肉搏戰。——在國旗揮揚中。）

幕下

第三幕

地點：

同第一幕

人物：

熊妻

阿熊

老董

孫

鄰居

大虎

老僕

敵軍長

敵軍

我軍

琴衆

開轟！大砲聲，機槍掃射聲，屋子裏除了一支搖搖欲滅的燭光外，沒有別的光，窗外時有閃光，不安而帶驚恐的空氣中，熊妻跪在神前祈禱。

孫
媽，媽……

熊妻（兀自跪着不動）菩薩，菩薩保佑我們

娘兒兩個吧！菩薩保佑我們娘兒兩個吧。

孫（一陣倒屋的聲音，孫哭叫。）媽……

熊妻（跑過去抱着他）孩子，別哭了。你的爺

爺，你的爸爸，都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們……

我們現在只有死在這裏了。

（打門聲）

熊妻 誰？（起來開門）

鄰婦 我呀，阿熊嫂！你們家鬧出了好事情……

（他抱着一個孩子）

熊妻（誤會）事情怎麼樣啦？他們為什麼還

不見回來？

鄰婦 事情弄糟了啦。聽說東洋人發覺了我們

這裏有人去報告了軍隊，說我們這裏有奸細，所以一個也不放他們回來，並且聽說這

裏的老頭子也是一個，還給董太爺一槍打

死了。

熊妻（焦急地反問）那麼阿熊他們現在在

那裏呢？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鄰婦 我家的小狗子逃回來告訴我們的，他還

說我們的四周圍都是東洋兵，沒有辦法可

以逃出去了。

熊妻 那麼……那麼我們不是都要死在這裏嗎？

鄰婦 我問你，你家的老頭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是董太爺一手槍……

熊妻 （呆望着她）我……我也不知道。

鄰婦 那麼他人呢？

熊妻 他……他……

鄰婦 我想一定是你們家的老頭兒做出了什麼事情來了，累得我們家家都遭了難。聽小狗子說，今晚我們都活不下去了。（急得哭起來）我們的大虎也完了……

婦甲 （和乙丙進來）這……這消息是真的嗎？小狗子的媽媽聽說東洋鬼把這裏的人全都殺了，一個也不許回來……

婦乙 就是因為走了什麼消息，董太爺打死了

阿熊的爺爺。

婦丙 你……哭……哭什麼呢。我們全都完了。

我的男人一定也是被殺死了。我叫我怎麼過下去呢？阿熊嫂！你們一家子為什麼要害這樣多的人呢？你們……（也哭起來了）

熊妻 （急）大嫂子！我也和你們一樣，不知道

怎麼一回事哪。不過我相信，我家老爺爺活了六十幾歲，在這一村裏，從沒有得罪過一個人，也從沒有做一件大家不稱心的事，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今晚上一定有別的緣故。說不定是東洋人變了卦，來騙我們。說不定是你們家的小狗子聽錯了話，或者現在他們已都拿到了錢了……

鄰婦 不會的，我家的小狗子決不會聽錯話，他親眼看見，你家的阿熊叔被他們吊着打……

熊妻 什麼？吊着打？

鄰居 對了，董太爺也被打了。阿熊叔也吊着……

熊妻 在那裏？在那裏吊着打？想不到我們要發

財發出岔子兒來了。在那裏？在那裏？我要去看，我要親眼去看看。（她要出門去，小孩突

然的哭叫起來，她再回來從床上抱起了小孩，想衝出去。突然門口衝進兩個敵軍來，用槍把子攔住了她的去路。）

東洋兵 站住！不許走，不許走！

（繼續來了五個兵，諸婦被他們噤住了。）

東兵 走過去，走過去。（諸婦立在一旁，此時隊

長進來，後邊有三個兵士拉着一排的漁夫。）呃！（一個中隊長喊着，大家行軍禮。）

長 馬拉皮是誰報告了支那軍，是誰報告了支那軍？他們知道了我們計策，是誰，是誰說，

不說馬拉皮。（用手槍向桌上一打）打死你！（他說話不很流暢。）

東兵 快說！（用槍打着第一個。）

甲 （恐怕而帶着哀求）老爺，東洋老爺，我們一個也沒有少，我們都在搖船接老爺們進來，我們一個也沒有少。我們……

東兵 八卡（打一下嘴巴。）

甲 噢！老爺，我們不曉得，我們只聽得董太爺說，要我們把船搖到石洞口把老爺們請進來，就有錢給我們，我們就有得好好的過活了。我們……後來，老爺要我們衣服脫下來，我們也就這樣辦了……我們實在不曉得別……的。（拍的腿上又一槍把子。）

甲 （倒在一邊）噢……
虎 老爺，我們實在不曉得。老爺，求求你們放了

我們吧，我，我還有兩個小孩子，我還有一個媽媽……我……錢也不要了，我……（哭）（一個兵立刻用鞭子抽他。鄉婦手中的孩子哭了。）

（一個哨兵急上。）

兵甲 報告，支那兵十分頑強，現在他們大隊已經趕到，戰事非常劇烈，現在我們部隊十分吃緊。

隊 再去打聽。

兵甲 是！（旁隨軍帶來的軍用電話鈴響。）

另一兵 隊長，電話。（送上去。）

隊長 （接電話）緊張，是什麼。他們曉得了，什麼？那些支那狗，八卡呀羅！八卡呀羅！（用力

放下電話。）把支那董帶來。

隊長 忘八蛋，這些狗東西，居然如此可惡，（見

董和阿熊上來，他已打得不成樣子。）你們說是誰走了消息，是誰告訴了支那人？

董 報告大隊長，實在是沒有人，要有，除非是阿熊的老頭子。

熊 不會的，我的爸爸是個好人，他不會做錯一件事，他不會害人一條命的，他決不會要他的兒子受苦的。

董 大隊長，您打他，他一定會說的。

隊長 拖下去打！（兩個兵把阿熊拖出去，打。鞭聲，和喊聲，機關槍聲，炮聲，和外邊的火光照進來的龐大的阿熊被打的影子。熊子叫，哭。）

熊妻 （走到董的面前，）大爺，你也有爸爸，有孩子，妻子的，你不該再叫東洋……（有些

（碰口）你不該再打他。他不過是聽了你的話，想拿一點兒錢活幾條命吧了。現在錢拿不到，爸爸也吃你槍打了，丈夫也吃你棍打了，我們反正是活不成的了。我只得和你拚，我只得和你拚……（帶哭地要打董，衝過去却被日軍攔住，一推倒在地下。後邊阿熊被打得更利害。）

孫 媽媽……媽媽……（哭）

熊妻 孩子，你別哭！哭是沒有用的，你得記住，害

你爺爺爸爸，害我們一家的是小眼睛，八字鬍子的這樣一個臉（指著董）還有高顴骨，生一點小鬍子的是這樣一個臉（指敵隊長）你得記住，大起來要報仇，要殺他們，不要讓他們一個活着，不要讓他們一個跑進我們的家鄉來。他們有一個活着，我們便

永遠翻不過身來！我們要活命，除非和他們死拚。和他們死拚……

敵長 八卡（立起身來正要有所動作。）

兵甲 報告隊長！支那軍隊一部突然衝進這個

村子裏面來了。請隊長示

敵長 這怎麼……怎麼一回事？馬拉皮「七個

小」（畜生的意思）董要這些漁民去衝

鋒！

董 是要他們去衝鋒！走！

羣兵 是走！（羣漁突現驚恐。）

老爺！我們……我們不會打仗，我們……

我們不要你們的錢了，我們……

董太爺！我們不會打仗，求求你要他們放了我們吧！

敵兵 （舉起槍來，迫打他們。）走走！

天啊！怎麼要我們去銜鋒，要我們去銜！

（女聲）你不要去啊！你不要去啊！他們是強盜，騙我們啊！（哭）

我們上了強盜的當啦！我們打這些強盜吧！

兵走！

我們打老董是他騙我們來的！

對！一定是他拿了我們的錢去了。

敵長 八卡（取出手槍來拍拍的幾聲槍聲，全屋子亂起來了。女的哭聲，小孩子的哭叫聲，男的喊聲，打扑聲，轟的一個炸彈，後面一陣強烈的火光。）

兵甲（上來）報告隊長！支那兵前哨快到這裏……

敵長（突然地立在桌上）殺！殺！他們不去銜！

鋒，就在這裏槍斃他們！

（燈熄滅，屋中頓時顯出黑暗，從門窗外的紅光，映出一團的黑影在動，男子的呼號聲，女人的哭叫聲，蠻暴的叱罵聲，槍聲打聲，男女如羔羊地被拖出了門外。）

（女聲）天啊！我們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啊！

（男聲）我們上了他們的當啦，我們現在只有死啦。

（男聲）我們，就是漢奸啦！

（男聲）我們為什麼會做了漢奸啦！

（男聲）天啊！我們對不起我們的祖宗

啊！我們死得冤枉啊！

（女聲）啊！我們將怎樣辦啊！

（女聲）天啊！你們這些殺人的強盜啊！

——
(男聲)啊……(被殺死的慘呼)

(屋外面突然現出了戰爭狀態：機關槍聲，砲聲，呼殺聲，衝鋒聲，屋倒聲，慘呼聲。中國軍隊從舞台左方衝到右方去，這聲浪蓋倒了先前的聲浪。台上已無一人似的靜默着。煙幕佈滿了舞台。)

孫 (槍砲聲中) 媽媽爸爸……

(音響效果，由極強而到了漸漸的微弱。光線也同樣微弱下去。及到光線重亮的時候，屋子已不成樣子，牆也倒了。一個小孩，兀自立着哭着。)

孫 媽媽媽媽！(問着男女的呻吟聲。)

(此時，中國軍甲丙入。)

甲 嘿！這裏還有一個孩子呢。你叫什麼名字？
(哭着，嚇慌了。) 媽媽媽媽！

甲 不要怕，我不是東洋鬼子，東洋鬼子給我們打跑了。你的媽媽呢？

孫 媽媽……(指地下倒在這裏的一個女人) 媽媽……

老 (一老人與排長進來，此時屋外更明，月光朗照。)

老 (極度感動地) 哦！哦！這……這裏是我的家……啦，這裏是我的家啦。我的小熊呢？……我的媳婦兒，小熊兒呢？(見到甲旁邊的小孩) 哦！哦！……你……你是小熊……(哭裏帶笑地) 啊！正是我的小熊！小熊！(上前去擁抱着他。) 小熊……(哭)

孫 爺爺(哭)……

老 小熊！你……的爸爸媽媽呢？小熊……他們到那兒去啦？老頭兒：這兒是你的家嗎？

老 是……的，老總。（望着小熊。）小熊，你的

媽媽呢……小熊。（小熊指着旁倒在地下

的女人喊「媽媽……」。）

（才發覺旁邊倒着的女人。）呵！呵！我的媳婦兒……我的……（放了小孫把婦人扶起來，兩個兵士也幫着忙。）

甲 她昏過去了。快去拿水來。（丙去拿水給她噴了幾口。）

老 呢！小熊……你叫你的媽媽你叫——

孫 （哭叫。）媽媽媽媽！

熊妻 （醒來。）你們這些強盜！你們要殺我們

呵！你們騙了我們，你們……

老 媳婦兒是我醒醒。

孫 媽媽媽媽！

熊妻 爸爸（哭）……東洋鬼子把阿熊打死

了哪……你死得好苦啊！（門外兵士丁戊把阿熊放下了帶進來。）

兵士丁戊 報告排長，弟兄們在外面都搜查過了。

這個人是被綁在外面的。我們把他放下來了。（他們一放手，阿熊倒在地上。下半身倚在一只椅子上。）

熊 你們殺死我吧，你們殺死我吧。我的苦已受夠囉。我是漢奸。對了，我是漢奸。但是，我們這

許多人都是受騙的阿老總！我們都是受騙的啊！

排 你說什麼什麼受騙！

（拾跑過來，）老總……老總……他就是我的兒子。

熊 爸爸，你的兒子到現在才知道，不過已經遲了。……我在三個鐘頭以前，還以為可以拿

熊 孫

一百塊錢來養活你老人家的，可是我們大
伙兒都受了騙了。我們非但拿不到半個錢，
東洋人先借了我們的衣服去給他們的軍
隊穿了，後來還要我們去衝鋒……爸爸！你
的兒子現在是做了漢奸了。漢奸是應該和
其他的人一樣的死在槍口下……但是我
……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糊塗，會走上了這一條路……（孩子與熊
妻跑過來。）

爸爸！

兒子……你得記着剛才你媽媽的話，你爸
爸雖然擲着給他們打着，也聽到的，你大起
來要報仇，要認清我們的仇人的臉……啊
唷……（作劇痛狀。）……我……我是個
漢奸……我不應該活在青天白日的下面

甲

……（倒下。）

阿熊……阿熊

爸爸，爸爸……（哭，熊妻也哭。）

丙 排

（走到排長前面）排長，他已經沒有救了，
他是個漢奸，他應該死。但是我真不懂得，
這次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神
聖的民族抗爭。我們每一個軍人都知道捨
身報國，我們每一個軍人都願意死在敵人
的砲火下。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同樣是保衛
民族的戰士，他們非但不能來幫助我們，反
而幫助了敵人來害我們，來和我們作對。
——我們真傷心！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老百姓
將如何才對得起我們？我們死，我們死了也
不會瞑目的……

排長！此地的鎮長，以及公務員在四天前早

排

已都逃光了。外面捉了許多漢奸。

是的，我們軍人是已經盡了天職了。我們這次的抗戰，成千成萬的死在沙場上，一天數萬的死在砲火下，我們多願意。我們都興奮地死去……

老

老總，請你救救這村裏沒有死的漁夫，他們雖則和我兒子一樣做了漢奸，但是他們都是無智的漁夫。他們……可憐的是沒有一個人來告訴他們，要他們怎麼樣來好好地做一個好百姓。

排

（突然地）老頭兒，你說得對！我記得我們北伐的時候，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幫着我搗戰場，替我們作工事，並且還幫着我們作戰，可是這次却不同了。我們所遇到的是漢奸，是幫助敵人的漢奸。而且這些漢奸都是無

排 老

智無識的農民，漁夫，他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老百姓，同時他們也可以做一個忠實的漢奸。

老總

對了。這真是證明了在我們這次聖神的民族抗戰中，缺少了民衆的組織！沒有很好地發動了民衆運動！這些無智的朋友，我們是應該原諒他們，但是我們不會原諒那些有智識的同胞的。他們為什麼不迅速地來抗戰的責任呢！他們為什麼不迅速地來發動民衆運動呢！尤其是那些逃跑了的負責地方的先生們。（砲聲又大作。哨兵突上。）

哨兵

報告，敵人已開始反攻。上面有命令，即速抗戰！

排 是，弟兄們！快跟我來去和敵人拚命，衝破敵人的反攻！

（進軍號）

幕——（民族呼聲）

我們打衝鋒

尤兢

羅店鄉間的河邊，成株高低的楊樹下，一座茵蔯的牛車棚週圍，埋伏着一排我國兵。我們所能見到的是牛車棚內的一角。一挺機關槍後，坐伏着披枝帶草的戰士們。

東北人 排長，我咀咒我發誓，我們東北人……

排長 你這些全是真的。

東北人 排長，您要我怎麼說呢？我排長，我把這條命交在您手裏了，別的我還能怎麼樣？排長，可憐我們東北人，這這六年來……

排 黃棟樑！
黃 有！

排 你去換崗，調聚國光下來！

黃 是！特別警戒，遇到敵方有東北人，東北口音，特別留心，（看東北人一眼）鬼計多端，別再上了當！

黃 是！

排 特別是今天，九一八六週年紀念日，敵人也知道這個，所以特別利用東北人……

黃 是（走）
（東北人難堪地。）
排 李國治！

李 有！

排 把他領到連長那兒去。說是捉到了一個奸

李 是。

東 我不是好細，我是……

排 （對東北人）請到我們連長那兒。……

東 排長，你相信我，我代表在這兒羅店敵方壕溝裏的二百個東北同胞，請你相信我，我們

排 對不住，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你想在這兒，

在這羅店的敵方戰場裏，有着一二百個東

北老鄉，把槍口對準我們打，而你現在突然

跑了過來，說是今天晚上，唔，今天晚上這個

李 問題實在太大了！李國治，把他帶來！

排 你說這兒等着連長的命令！

李 是。

（梁國光上，看着李領受傷的東北人下）

梁 排長！

排 是黃棟樑換你的班不是？

梁 報告排長，是的！

排 方才的那個東北人是你抓來的，是不是？

梁 是的！

排 怎麼回事？

梁 報告排長，我在那邊放哨，他從棉花田里爬

過來，叫老鄉，我一聽是東北人的口音，排長，

前幾天敵人方面不是常有東北人叫「老

鄉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

些話，騙我們去上當麼。

排 唔。上面有命令，不許理會他們的。

梁 所以我就不管老鄉不老鄉，給他一陣槍。
排 他沒有回槍？

梁 沒有。我知道他受了我的傷了。我還是不去理他。等了很久，除了他的哭聲之外，沒有別的動靜。排長，他老哭老哭的，把我的心可哭酸了。排長，你知道他哭得多傷心！

排 唔，他在這兒也哭得怪可憐的。

梁 排長，不是麼？怎麼說，他總是我們的老鄉呀！
排 所以你……

梁 我正在打算去不去看看他的時候，他爬到我前面來了。他說他快要死了，請求在他死之前，把一句話，一件事情告訴我們。

排 就是他們準備今天晚上反正這句話是不是？

梁 是的，他說了，可我不敢相信他呢？

排 你們沒有問，他怎麼能夠逃出來的？
梁 說是昨天敵人逼住他們向我們衝鋒，他在火線上，自己打了自己一槍，假裝死了，找機會躲在死人堆里，今天偷偷地爬過來的。

排 唔，方才我問他，也是這樣說的。
梁 唉，天快黑了，怎麼晚飯還不送來？

排 是下雨天。所以黑得早一點。……

梁 排長，你說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排 什麼事情？

梁 方才這個東北人說的，今天晚上反正的事情。

排 就恐怕是敵人的苦肉計！方才這傢伙，說不定是奸細！

梁 那末怎麼辦？
排 我把他交給連長去辦了。

(伙夫上。)

伙 報告排長，伙食送來了！

梁 今天怎麼這樣遲，你瞧，天已經黑了。

伙 他媽的，今天伙食隊又被敵人的飛機炸了。

梁 那末……

伙 送了點乾糧來。

排 好，乾糧也一樣。

伙 這是後方民衆慰勞隊送來的東西。

梁 有棉背心沒有？這樣的下雨天，晚上在戰場

下可真有點冷了！

伙 棉背心可沒有，吃月餅吧。

梁 月餅？

排 呵，今天是九一八，明天是中秋節了。

伙 (分配東西) 排長，這兒一排兄弟們的東

西，是留給您，還是……

排 勞駕你分派一下吧，他們就埋伏在這附近的棉花田里，前面有個哨兵。

伙 是。(下)

梁 (吃餅) 這是什麼月餅？怎麼餅子中間有

一個窟窿呢？

排 呵，這叫「光餅」。

光餅？

排 兄弟，你是廣西人，怪不得你不知道，這光餅

是明朝戚繼光將軍打倭寇的時候給兵士

串在身上吃的乾糧。

梁 呵，倭寇就是從前的日本鬼子不是？

對了，那時候倭寇也像現在一樣的在我們

中國沿海一帶殺人放火搶東西，是民族英

雄戚繼光將軍把他們打走的。所以沿海一

帶的老百姓吃光餅紀念這位民族英雄。

梁

排長，我們應該報告師部，叫後方老百姓以後不送麵包給前線的弟兄，儘送這光餅吧。

排

爲什麼？

梁

這兩天我聽到麵包這兩個字就生氣！生氣？奇怪了！

梁

我在前面放哨的時候，遇到敵人隊伍裏的東北人，他們就叫：「老鄉肚子餓不餓？咱們這邊有麵包牛奶，過來吃吧！」我聽着真生氣。他們有的還說：「老鄉，你們一天吃幾頓飯，咱們這邊每天吃五頓呢，過來吧！」

排

你們怎麼說呢？

梁

我說：亡國奴的東西，亡八蛋才吃真他媽的不要臉！

排

方才那個東北人對我說，這些話，全是敵人用槍尖逼着他們說的。

梁

逼着說就說了麼，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黃棟樓上。）

黃

報告排長：前面發現敵人！

排

敵人？

黃

是敵人隊伍裏面的偽軍，東北人！

梁

又是他媽的東北人！還叫老鄉，老鄉麼？

黃

怎麼不叫，我可沒有理會他們。

排

人數不多？

黃

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是多少，聽聲音好像人數不少！

排

排長，怎麼辦？

黃

打呢，恐怕真的是反正過來的！不打吧，又怕中了敵人的鬼計！

排

那末……

（大聲）命令，前面敵人，準備，上刺刀，臥倒！

聲 老鄉，不要開槍，咱們多是老鄉！

梁媽的，老子的槍認你們做老鄉！

兵（上）排長，一個人爬近來了！

排
準
備！

聲
老鄉，咱們……

兵 嘯（一槍打着那個人）

聲（第二個聲音）我們是反正過來的呀，老

鄉

黃
反正

排 不要中了敵人的鬼計！

老鄉，咱們多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梁媽的，你們在敵人隊伍裏已經打死我們不

少中國人了！

黃排長，瞧不止一個人呢！

排讓機關槍認老鄉吧！

（哭音）老鄉，你們不許咱們反正麼？你們

不肯把咱們從敵人手裏救出來麼？咱們……

反正，說得好聽，我們不會再上當了！

聲。我們是真來反正，我們不是派了一個代表

來見你們了麼？

排長，他是說方才那個傢伙。

排，哼，代表，你們的代表，早被我們連長扣留了！

黃排長快，前面許多人來了！

排（命令）開槍！（機關槍聲，步槍聲。）

聲（前面）老鄉，老鄉！

聲（後面來的）弟兄們，不要開槍！

（連長和那個東北人上。）

連長，怎麼回事？

連他們反正是真的。

梁 真的？

連 今天，九一八的晚上，這一帶敵人隊伍裏的

東北人，說好了反正的。

排 那末，現在……

連 歡迎他們過來！

東 （對前面）口令！

聲 （很多聲音）血債！

東 血債，六年來的血債，今天算清一部份了！

（大聲）同胞們過來！

（大批東北人上，有流着血的。）

連 歡迎東北同胞！

東 （多人）中華民國萬歲！

東 （第一人）今天，今天我們……

排 （上去撫受傷的）對不住，方才開槍，打了

你們！

東 你們應該的，因為咱們實在……

排 你們要反正，為什麼不早些日子……

東二 沒有機會呀，你們知道敵人監視，我們多

麼凶？

東三 在敵人的槍尖之下，逼着咱們叫喊，叫老

鄉，不要開槍，騙你們上當的時候，咱們心上

真比死還難受！

梁 你們怎麼會肯從東北到這兒來的呢？

東二 我們本來是張海鵬的隊伍，九一八，六年

前的此刻時候，他投降了，我們就受了敵人的

監視。這次敵人把咱們的家小都扣了起

來，強迫咱們上了兵艦，送到這兒來……

衆 唉！

連 現在，好了，諸位多過來了。明天送你們到後

方去修養去吧！

以身許國

(播音短劇)

人：

徐廣琳——上海回去的女生。

夏可梅——女學生。

韶英——女學生。

胡媽——女僕。

地：

內地某城市。

東 不，連長，我們不要休息，我們願意去打敵人，

我們知道敵人隊伍裏的情形，我們願意打

街鋒！

東

(多人) 我們打衝鋒！

(前面槍聲。)

(衆聽。)

東 敵人追來了，我們衝過去！

連 衝！

東 (多人) 我們打衝鋒！衝殺！衝殺！(衆衝下)

(救亡日報)

景：

韶英在她房間裏寫信。

內響，胡媽進來。

胡媽 小姐，夏小姐來了。

韶英 人呢？

胡媽 在門口和一位小姐講着話。

韶英 那位小姐是誰？

尤 兢

胡媽 我不認識，從來沒有上我們這兒來過。唔，

打扮得很時髦，好像是上海來的。

韶英 胡媽，你爲什麼不請她們進來？

胡媽 夏小姐先問你不在家，我告訴她：你沒

有出去，她們兩個就在門口談起話來了。

韶英 唔。（繼續寫信）

（胡媽整理東西。）

韶英 胡媽，郵差走過去了沒有？

胡媽 走過去了，小姐沒有你的信。

韶英 唔。（翻寫第一頁信紙）

胡媽 小姐，今天你寄不寄快信？我買小菜去了。

韶英 唔，你等一等，我馬上就寫好了，你先到郵

政局寄了快信，再買小菜。（繼續寫）

（門響，開）

胡媽 呵，夏小姐可，不就來了。（下）

可梅 瞧，韶英，你又在寫信了！情書是不是？你這

傢伙，前方戰事這樣激烈，大家忙着幹後方

工作，你却老是偷偷地躲在家裏給未婚夫

寫情書！

韶英 那裏，這不過是偶然寫一兩封信，碰巧給

你遇見了。

可梅 （笑）其實也不要緊，未婚夫在前線努

力殺敵，未婚妻在後方多寫幾封信去鼓勵

鼓勵，安慰安慰，是應該的。

韶英 ……（把信紙折疊起來）

可梅 韶英，回信有麼？一個排長從火線上寫給

未婚妻的信，一定很有趣味的。

韶英 （憂鬱地搖頭）……

可梅 怎麼沒有回信？

韶英 從他開拔到上海前線去了之後，至今沒

有一封信來。可梅，我真就心，恐怕他受了傷，不能寫信，或者是犧牲了！

可梅 不會的，韶英，也許是交通的關係，信沒有寄到，要不然就是前線駐守的地址常常變動，所以……

韶英 平信，掛號信，快信，雙掛號信，我都寄過，可是一封也沒有退回來……

可梅 那一定是忙得沒有功夫寫回信。

韶英 唉！

可梅 韶英，別這樣唉聲嘆氣的，應該打起精神來幹工作！

韶英 在這兒後方，有什麼工作好幹呢？婦女抗敵後援會裏，儘是些大亨太太，掛名不辦公，開會不幹事……

可梅 韶英，你別悲觀，密斯徐從上海回來了，她

……

韶英 呵，徐底琳回來了？方才在門口跟你說話的就是她麼？

可梅 是她。她到橫街上婦女抗戰後援會接頭去了，一會兒要上你這兒來的，我們商量商量怎樣把後援會改組一下，好好兒工作起來。

韶英 工作，我不相信這兒能做出什麼工作來！
可梅 喏——你又悲觀了。

韶英 不是我悲觀，我對這兒的工作，實在很失望！

可梅 韶英，不是我瞎批評，你根本就沒有好好兒工作過，你只是心不在意的記著你那前線上的未婚夫，所以你……

胡媽（上）小姐，阿章掛號信！

韶英 掛號信（急出圖章，打了回單，撕給胡媽送下）

可梅 （拾過來看）……「陸軍第××師第

××旅第×團第×營第×……曉，何世德

寄……韶英，請到曹操，曹操就到，未婚夫的
信來了！

韶英 （急拆着）……

可梅 情書公開！

韶英 （避開）可梅，別，你別……（一面看，一

面傷心起來）

可梅 （驚奇）韶英，怎麼了？

韶英 （看完，哭）……

可梅 咳，韶英，怎麼回事？

韶英 他……

可梅 他怎麼樣？這不明明是他寫的麼？難道他

……？

韶英 （拭淚，信落在地上）……

可梅 拾信起來看，（過去安慰她）韶英，你理

智一點，他……

庶琳 （在門外）韶英！韶英，（不應）可梅！

可梅 庶琳進來。

庶琳 （入，見狀）怎麼了？韶英？

可梅 她的未婚夫，何排長從上海前線上來了

信！

庶琳 從前線上來的信，那末……

可梅 你看……

庶琳 （讀）

「英妹：

開抵前方，立即加入作戰。衝鋒突擊中，
未能寫信給您。受傷住院時，也未敢告知。所

幸傷愈甚快，今已出院歸隊，重上前線作再度的殺敵了。

此次抗戰，誓滅日寇，我是早已以身許國，抱定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的。今者剩餘之身，更不是我有的了！

英妹，不是我殘忍，不是我無情，爲了你的終身幸福，把我們的婚約讓日寇的血手撕破吧！我是已經許身於國家和民族了！

可梅 廣琳，你就別念了吧！

廣琳 這有什麼關係！韶英，快別哭得像小孩子似的……

韶英 我……我……唉，他……

廣琳 他怎麼樣？

韶英 他太忍心了……

廣琳 不，他太決心了！

可梅 韶英，他能以身許國，以身許民族，你就不能麼？

廣琳 對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大家都能夠

許身於國家和民族，那末……

韶英（堅強地）「以身許國！」

（起立。）

廣琳 走，我們把身子獻給工作去！

（三人準備走。）

（胡媽迎上。）

胡媽 小姐，我買小襪去了，信寫好了沒有？

韶英（拿起那封寫好的信來）不寄了！（撕掉。）

（三人下。）

（胡媽莫名其妙地。）

（女兵）

再上前線

凌鶴

看護甲，乙，丙，丁，戊，己，庚。

傷兵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如公演時演員不足，可適當的減少數人）
在一個傷兵醫院的門口開始，看護甲和傷兵甲在門旁談話。似乎她和他之間有一種秘密，不願爲別人知道，所以彼此都很小心而規矩。

兵甲 施小姐，我早就想跟你說幾句話，可是你

又很忙，不過……

看護甲 不要緊，你說好了，

兵甲 你……我……嘻嘻，我不知道怎麼說才

好，我……我又要到前線去啦……不過……

看護甲 那你的傷好了，你當然得去呀。

兵甲 是的。可是……施小姐，你還認得我嗎？

看護甲 認得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看護了你

二十多天了，我怎麼不認得你呢？……哦，對了，咱們還是小同鄉哩。

兵甲 不但是同鄉，你總還記得，你小時還……

還許配過我哩。後來你到上海來念書，你家裏就悔婚，我還在家種地。現在咱們都和以前大不同啦，想不到在這兒……

看護甲 ……（正說話時，看護乙上。）

看護乙 施小姐，你在這兒啦，我正找你。

看護甲 找我幹嗎？

看護乙 她們說，回頭等他們傷兵同志上車到前

線去的時候，我們看護都出來送行，你贊成

嗎？

看甲 贊成，這還不贊成。

看乙 好，那我跟她們說去。（下）

看甲 （對傷兵甲）我們小時候還見過一面

哩，你到這醫院的第三天，我就知道了你是誰，我想你也知道我是誰，不過我沒有說出來，從前的事，還提他幹嗎呢？

傷甲 我也不打算提，可是我今天我又得走了，

我……真巧得很，差不多十多年了，咱們不通音信，這次跟日本打了，可碰上了你。在這兒二十多天，你很细心的服侍我……

看甲 這也沒有什麼。你是爲國犧牲，我是盡着

婦女的責任，在後方醫院服務，咱們都是在爲着救國，爲民族的獨立，自由努力，咱們的行動都是大公無私的。

傷甲 可是你從前很看不起我的，你讀過書，我

沒錢讀書……

看甲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你這次光榮的受了

傷，而且咱們不是感情不壞嗎？在統一救亡的意義上，咱們誰也沒有冤仇，咱們誰也不該瞧不起誰，只有漢奸，才是我們的敵人，只有不敢跟日本人打的，才給人瞧不起。

傷甲 你這話很對。我從前恨過你，可是現在我

很尊敬你，我們現在是很好的朋友了。

（看護乙，丙，丁，戊，己，庚，簇擁着傷兵乙，丙，丁，戊，己，庚，辛出來，大家嘈雜的談着。）

傷乙 各位小姐不用送了，我們再見罷！

看丙 不，我們應該送你們的，我應該祝福你們再到前線給我們爭取最後的勝利！

傷丙 對，假如我們再受傷了，再會回到這醫院

來的，我們不是又可以見面嗎？

傷丁

放你的屁！我可不要再躺在病床上了，多悶人呀。嚇，這次去，我要殺他媽的幾十個鬼子，我自己也拼了性命不要！

看丁

好英雄！

傷戊

我吃了八年的糧，掛彩了五次，還沒有死過頭一次哩。

看戊

哈哈，你這人真有趣。

傷己

本來是這樣嘛，算什麼，掉了一個腦袋，碗大的疤，這一次給打死了，來世還得跟鬼子打！

最初的一課

（播音十分鐘用兒童劇）

第一場

看甲

各位姊妹，現在我們唱幾個歌罷，歡送我們勇敢的弟兄！

（她們合唱了幾個有抗日意義的歌，到後來傷兵們來也跟著唱。）

（遠遠有砲火聲，機槍聲。）

看乙

聽大砲聲又在響了，現在是我們用戰爭來洗刷六年前的恥辱的時候！我們來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擁護政府抗戰到底！

中華民國萬歲！

（救亡日報）

孫瑜

地點：

近戰區某小學校園

人物：

史大力……男小學生（五歲）

周小真……女小學生（六歲）

萬衆心……女小學生（五歲）

小學生十餘人

音響：

皮球，秋千，鐘。

開場。

校園中衆小學生遊戲，笑，跑，唱歌，拍手，秋千，蹦蹦板，木馬，吱吱作聲，與小球籃球聲交響。

周

（興奮地叫）萬衆心！萬衆心！快來！咱們倆一塊兒打秋千好不好呀？

萬

（在遠處答話）幹麼呀？周小真，你叫我幹麼呀？……

周

咱們倆一塊兒打秋千呀！

萬 好，我就來哪。

（萬由遠處向正在作響之秋千架跑來）

來！

萬

兩個人一塊打，我可不大會。我教你打好哪！（問正在打秋千之男孩）

周

史大力，你打完了秋千了嗎？我不打哪，你們倆打吧。

史

史大力，謝謝你。（告萬）萬衆心，上來呀。我已經上來了！你別怕我拉緊繩子，你在對面站穩。（萬上秋千。）對啦，你把腳站在我的腳當間兒……

萬

這樣站嗎？

周

對哪。（告史）噲，史大力，謝謝你，你力氣大，把我們的秋千推一推好嗎？

史

好，我來推！

周 (告萬) 站穩了，萬衆心！(告史) 推吧，史大力！

(史推動秋千)

周 (告萬) 你別怕，他推，咱們倆蹬，一會兒就打高了。(告史) 哈哈，史大力，你的力氣真大！

史 當然呀！張先生不是說過麼？他說：我力氣大，就像一只小老虎！

萬 小老虎？史大力，你想變一個老虎嗎？

史 想我現在還是一個小老虎，將來長大了，就是一個大老虎，現在東洋鬼子欺負我們，到這兒來打仗，我想變一個大老虎去咬他們，把他們趕走！……

周萬等 (驚讚) 啊！……

史 (嚼吃兵兵糖) 東洋鬼子就像一羣瘋狗，萬

我非吃他們不可！……

周 史大力，你嘴裏面有什麼東西呀？你又在吃糖哪。張先生說過：小孩兒糖吃多了，牙齒要壞的！

史 那怕甚麼？張先生也說過：小孩兒的牙齒都要換一次的。我現在多吃了糖，舊的牙齒壞了，掉了，新的牙齒就長出來了。新的牙齒長出來。那我就是大老虎了！我就可以去咬東洋鬼子！……

周 (笑) 哈哈，好，我們都要變大老虎，去吃東洋小鬼！(忽生一計) 我們都要換牙，咱們大家都吃糖好嗎？

史 (捨不得糖而遲疑) 唔……嚶……(遠處敲鐘聲)……唔，上課哪！

萬 敲鐘上課了，咱們快去吧！

(衆男女學生紛紛跑赴課室聲及笑語聲)

第二場完。

第二場

地點：

小學一年級課室

人物：

張先生

周小真

史大力

萬衆心

校長

小學生十餘人

音響：

鐘，書桌，鋼琴，救護車，警笛，飛機，炸彈。

開場：

鐘聲響，衆小學生廿餘人向課室走路開門

及移動桌椅聲，與第一場末各雜聲相連接；

鐘聲停。

周

(悄聲囑史大力勿響動書桌)別響！張先生進來哪！

(衆生靜止，張先生入課室，衆生起立聲)

衆生

(鞠躬)張先生早。

張

小朋友早。

(衆生就坐聲)

張

小朋友們，昨天我們學的「義勇軍進行曲」

你們都會唱了嗎？

衆生

我們都會唱了。

張

好極了，我們來唱一遍吧！

(遠處天空敵機嗡嗡及擲彈轟炸聲。連投

三彈，課室微震。)

周 張先生，東洋飛機又在丟炸彈了！
張 小朋友，東洋人現在欺負我們，我們就害怕了嗎？

衆生 我們不怕！我們不怕！

張 小朋友，我們怎麼辦呢？

衆生 我們一齊起來打倒他們！

張 好的！我們來唱我們的歌！

（張彈鋼琴「義勇軍進行曲」前奏，隨着衆小學生就合唱起來，唱至中段時，曾一度飛機聲，炸彈爆炸聲。）

張 （唱完略靜後）小朋友們，今天我有一件事，告訴大家；我們的學校今年秋季開了學，剛有八天；現在，我們不能夠再在這兒上課了！這兒離打戰的地方雖然遠遠，但是，東洋人的飛機，一天一天的兇起來。我們全國的

學校，已經給他們轟炸了好多處！我們的學校也很危險！從明天起，就要暫時放假。今天就是我們最後的一課（沉默）

周 張先生，我們以後不上課了嗎？

張 小朋友們，從明天起，你們……不要再到學校來了！

萬 啊，張先生，我們不要放假！我們要上課！

周 張先生，我們不願意離開你！張先生！

張 小朋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心裏很難過！我也不願意離開你們，我願意你們都能夠在學校上課！

史 （悲憤）張先生！我們幹麼要放假？我們怕東洋人嗎？不，我們不怕！他們打我們，我們也要打他們！我們不要放假！我們不要放假！史！大力！你是一個勇敢的孩子！你的意思是

不錯的。我們不怕東洋人！但是，你們小朋友們要明白一件事：我們現在不能在學校裏上課，但是我們決不要灰心，我們決不要悲傷！在我們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大家更應該鼓起勇氣來，和敵人拚命！（衆拍手。）

小朋友們，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夠在學校裏上課，但是我們正好到學校外邊去，上另外一種新的課！敵人的飛機大砲，就是我們的新的課本！前方的戰場，後方的城市，就是我們的新的教科書！我們每個人，無論大人，小孩，都應該在這個打仗的時候，每個人去學習怎樣才可以當一個好的國民，怎樣去盡我們每一個國民的責任。小朋友們，你們是將來中國的主人！你們有前途無限的希望！在鮮血裏，在砲火裏長大的孩子們，一定都

是將來的民族英雄！（衆學生拍手聲中，飛機突來，擲彈轟炸，并以機槍掃射，一時人聲噪亂，警號四起。）

校長（奔來察詢）張先生！怎麼樣……這兒有受傷的沒有？

張沒有！可是這些小朋友們都嚇壞了！

校長第三課室裏，炸死了兩個學生！校園裏面也炸傷了七八個人！

周（驚喊）張先生！張先生！快來！史大力受傷啦！

張（驚喊）史大力啊！你受了傷怎麼一聲也不響呀？

史大力！史大力！（校外紅十字會車馳來停下，急行昇救。）

張（悲喊）史大力！史大力！你怎麼了！你的牙

齒咬得這樣緊……你的手直接着你的胸口
周等 史大力……

史

（鎮定地）張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不哭……我不哭的。哭了，我就不會變大老虎去咬東洋小鬼了……

張

史大力！史大力啊……

周等

（哭）史大力！史大力……

史 我不哭！誰也不許哭……

校長

（呼紅十字人員）快來把這個小朋友抬上救護車快一點！

救國公債聯彈

甲 各位，難得大家齊集在這兒，我們有一段新編的聯彈，想唱出來請教請教，給大家開開心。

乙 得了，國難時期還開甚麼心！

甲 先生（小姐）你別誤會。我們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一口悶氣忍了不知多少年，好容易

（紅十字會車馳去聲，沉默又降臨。）
（告衆學生）小朋友們，回家去吧！……舊的功課已經上完了；我們要揩乾了眼淚，挺起我們的胸口，去接受我們民族抗戰的第一課。飛機，大砲就是我們上課的鐘聲！我們要抗戰到底！全國四萬五千萬同胞拉起手來，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劇終

（救亡日報）

歐陽子信

易今天蔣委員長領導着我們長期抗戰，這才算我們中華民族得到了復興的機會，我們怎麼不開心？抗戰開始，前方將士都是人，奮勇，個個當先。我們後方民衆，有些人想要報效國家，不知怎麼辦好，真是悶得慌。如今有了很好的組織，很好的辦法，人人可以盡力報效，這還不開心嗎？

乙 甚麼辦法？

甲 辦法，就是買救國公債啊。

乙 救國公債有甚麼好處？

甲 買救國公債，就是把錢存在銀行裏，每年有四厘利錢。你瞧，救了國，自己又還添了進賬，這種裏外合算的事，那兒找去。

乙 那我們得好好兒宣傳宣傳。
甲 對，聽我道來！

（此段若嫌長可由數人分唱）

同胞們，聽我把話論。提起了國事憤填膺。日本的強盜真殘忍，無故把我國來欺凌。以前的仇恨算不盡，只算六年前到如今。「九一八」奪了東四省，「一二八」上海又動刀兵；萬餘里的土地佔去了，許多萬的人民喪殘生。關外的老百姓苦不盡，他們的血淚正縱橫。學生有書不能念，奴化教育端制行。日本人又說打土匪，逼得我們的農夫有田也不能耕。舊仇未報又是新仇恨，他們對華北又進兵。盧溝橋故意來挑釁，奪了天津又佔北平。南開大學轟炸盡，炸死許多好學生。炸完了學校炸街市，炸來炸去炸平民。強盜的心腸實在狠，又到上海亂胡行。砲轟閘北成平地，反來飛機一大羣，無數的炸彈往下擲。

又飛到南站炸難民，瓦礫場中屏遁地，血肉模糊認不真，有的斷了手和足，有的頭破血流，滿身大樹上掛着腸和胃，塵沙裏慘死千百人，父母望兒兒不見，妻子望夫不回程。許多的小孩兒都炸死，也有不死又不能生。似這般慘酷誰能忍，鐵石心腸也淚零。誰想強盜們哈哈笑，他們當這是大功勳。得意忘形心越狠，第二天又炸北新涇。強盜的暴行說不盡，要斷我民族的活命根，要把我們當奴隸，他們想殺盡中國人。同胞們我們不要怕，要與強盜把命拚！政府 and 民衆爲一體，大家起來抗強橫。他們有飛機和大砲，我們有萬衆一條心。看看，前敵的將士們真可敬，他們爲國家大犧牲，他們拚了血和肉，一寸土一寸地也不能讓敵人。他們只顧光榮的死，

不顧苟且來偷生；爲國家求獨立，爲民族求生存！喊殺一聲天地震，打得敵人亂紛紛。侵略的強盜喪了胆，三番兩次請援軍，如今又要換大將，他們也認識了中國人。我們一切準備好，準備着長期作戰；要與敵人拼到底，不是他死便是我生。最後的勝利必屬我，打開雲霧見光明。同胞們你要作後盾，休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後方的工作更要緊，全靠大家努力担承。不要你扛槍打頭陣，不要你衝鋒把命拚，只要把後方來安定，讓前方的將士好放心。第一是經濟要穩定，同胞們快捐款救國金。救國的公債最安穩，這本付利不差半毫分。對內用來興實業，興起實業救貧民；對外用來作軍餉，大家一致抗敵人。敵人的侵略步步緊，國家危險萬萬分！那個甘心

作奴隸？那個願作亡國民。有錢的你們解囊，真怪客，國破家亡，你們快樂享不成。無錢的可以捐衣服捐器皿，國民的天職盡一分，有道是衆力勝大任，有道是衆志可成城。五萬萬的公債算什麼，看大家齊心不齊心。（乙唱）你說此話太不正。

（乙）（白）誰說我們不齊心。

（丑）（白）那也難說。

（數板）你們不必來爭論。有的齊心有的真是不齊心。你們不要看別個，只要看那條街上的小姐少爺太太老爺們。洋房來得又高又雋，汽車來得又大又新，金剛鑽戴得晶光滑亮，身上的衣服都是外國料子，我也說不上名兒，我們吃一年的，只夠他們吃一頓；我們忙一個月夠他們吃一頓小點心，他們

又有金又有銀，證券股票數不清。平日只會享清福，倚靠租界當長城。一朝聽見會開戰，外國銀行去把錢存。本國銀行的錢提乾淨，變成先令和美金。勸他銷幾張公債票，搖頭嘆氣如不聞。只管得過便且過，不管國家浮與沉。來來來，請看那條馬路上，千萬家當的就有六七十人。要他捐推乾淨，買公債他不肯。別看我人窮志不窮，倒有愛國心。少數的閥老不答應，我們多數的人來担承。

（甲白）對啊！

（乙白）你瞧吧！

我是一個窮光蛋，身上的衣服脫一身。（女甲）從今不把首飾戴，頭上金釵拔一根。（女乙）我有一對銀鐲子，一個鞋襪兒也表寸心。（男）好的東西我沒有。（女白）

我把定婚戒指換了吧。(女唱)沒有戒指還不是一樣算訂婚。(男)你我彼此都愛敬。(女)爲的同是愛國的人。(男)愛國的同胞俱一體，大家彼此不能分；沒有老來沒有少，沒有疏來沒有親。全國上下團結起，艱難辛苦作鬥爭。(合)來來來，同把銀行進，無論多少我們民衆担承。

(救亡日報)

$$\begin{array}{r} 700.5 \\ \hline 0333 \end{array}$$



3

\$0.20